

柳菴文集卷之七

碑

翰林檢討男攢編集

楨侵梓

資善大夫刑部尚書魏公神道碑

正統九年閏七月廿七日刑部尚書魏公以疾終於家事
聞上為之嗟悼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在朝士大夫
亦莫不惋惜致賻奠先是公有足疾詔俾薳務免朝參
久之未能愈公嘆曰食君厚祿而不一造朝心豈能自
安八年二月拜疏乞致仕上憐而許之降勅慰諭且賜
鈔三千貫歸一年而終年六十三公諱源字文淵勿而岐
嶷喜讀書習於禮節十三能屬文嘗作桂花詩為時輩所
嘆賞選為學官弟子永樂乙酉以書經領鄉薦明年取進
士拜監察御史所至舉其職松江知府黃子威被誣不能

白公為辯其枉浙東傍海民困於魚課為奏減之西安大疫民間比屋不能興督有司具醫藥往療全活者甚多涼州有寇將大為民患公廉得之亟請兵殄除民得免害父母相繼卒皆奪喪起任職為御史九年陞浙江按察副使未幾召還署刑部右侍郎會河南旱飢民轉徙乃命公為河南左布政使至則發倉廩以賑民奏免逋賦省繇役及諸不急之務一以安民為事民稍稍來歸而雨亦大至是歲有年召為刑部左侍郎食從二品祿或言四川邊務多弛廢命公往理之明罰飭法衆務脩舉還朝拜刑部

尚書獄無滯囚凡公所決斷者人人自以為不究時

上注意邊事又命往西邊督察諸將謹防邊以便宜從事遣都指揮李謙守獨石楊洪副之劾奏指揮杜衡等慢令

當死諸將始嚴憚不敢肆自天城抵朔州視要險地宜守者凡八分命諸將守之請增脩關平龍門城使高大皆甃以甃庶可守又自獨石抵宣府增致墩墩發開平龍門兵併力為之屯軍免其租一年凡諸大墩堡請給神銃火藥嚴為備上皆從之再遣勅嘉勞焉時諸軍有勇壯者依託權豪以避校公悉搜括歸任中權豪側目一弗顧既而病足不能朝遂以此致仕大夫君子皆惜其去而亦莫不以為榮公忠厚坦亮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宗族而信於朋友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其襟度夷曠洞然見肺腑事有可疑者得公處之般無不愜意凡公所准人至今譽之不絕忘魏氏先居南昌之奉新後乃徙居建昌故今為建昌望族曾祖文彬上庭都父柏泰皆有德義而不仕及公貴

祖考皆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妣皆贈夫人公娶盧氏有
賢行四子鑑鐸鈇銓鐸先卒側室石氏生子一人曰錦女
二嫁王景春鄭適鄭者亦石氏出也孫男十二瑛瑞璋
璿環珮珂珪珣琰珉玼公以某年月日葬于邑之
甘泉鄉山之原鑑來京師謁予告曰先人不幸棄諸孤
朝廷寵終之禮厚矣惟墓道石宜有文以示久遠非先生
誰能為敢以請子來知公不可辭乃為序述其事而系以
銘銘曰
侃侃魏公有美在中乘時而升事我
太宗始為御史職是憲紀爰副外臺表表愈偉方伯之尊
遺愛實存遂陞秋官人用不寬
皇撫萬邦威制夷狄公往行邊師武臣力雖雖邊城隆隆

軍聲萬里塞垣纖塵不驚公既勞兵請在

天子以疾而休是謂知止邦家之光閭里之榮澹然上柱
為風為霆甘泉之山神道有石揭德振華以示亡極

南京吏部尚書黃公神道碑

宣德十年

今天子嗣大寶位臨萬邦願南京根本重地建置百司而
吏部為之首宜得謹厚大臣往淮之九月以命吏部左侍
郎黃公宗載陞辭之日詔進為尚書以行士大夫知公
者莫不譽嘆以為宜在南京八年以老疾求致仕

上初不許章四上乃許之歸豐城故第又築年年七十九
以疾終訃聞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塋明年十二月廿
一日葬于其鄉梨樹岡之原葬已其子儒勳來謝

恩闕下請子拜且泣曰先考之英 朝廷竊終之禮厚矣
於令得樹碑神道而未有文敢以請子少於公而辱交已
久詎不可辨黃氏於豐城為大家公會祖仲軒有隱德祖
以仁孝子貞以公貴俱贈吏部侍郎進高書妣皆贈淑人
進夫人妻余氏亦累封至夫人公自幼喜與字年十五已能
為里塾師選為郡庠弟子從熊伯機受春秋遂承進士為
行人謹於自治奉使四方未嘗受饋遺歷左右司副為司
正以父憂去治喪無違禮不飲酒食肉者三年服除領舊
職永樂癸未以賢舉授湖廣按察僉事時湖廣諸道惟銅
鼓五關軍難治分巡刷卷者多憚行蓋天下巨姦宿猾皆
謫戍其間善舞文弄法與事撓官府而陰把持其短長往
者欲稍按治即糾結如冰凍不可解欲一切浸濾則見噬

無可奈何多避不肯往公至當刷卷即教公治行到武陟
問風俗知其人苦於從軍女子惡為軍婦一果嫁男子則
慮婦家往從戍而以徭賦累已不果娶至年一三四十猶獨
處公忍鄉老里正諭以人道大端俾轉相告語務嫁娶以
時不踰月成婚姻者三百餘家他縣聞風皆樂從俗為之
變乃榜諭銅鼓五關諸姦豪數其罪惡且箴其善端曰不
改必寘之法衆知公務以德化人皆相戒勿犯比至莫有
干於理者丙戌徵詣文淵閣脩永樂大典書成受賞而歸
戊子 朝廷以海運糧餉赴北京下湖廣造海船四十九
命擇風憲官之賢且能者准其事衆議以屬公而工部所
遣官務苛察生事將聞于 上以術能公鎮之以靜消其
毒蔓而落其機牙得不擾而成功已丑 車駕將北征遣

都指揮吳玉徵兵湖廣王暴貪失期 上謂按察司官不
糾劾於是公與同僚皆坐累謫楊青驛公處之如平時遣
一力受役而躬自執爨未嘗有不豫之色暇則閱書史以
吟詠自娛癸巳復起為山東通監察御史侃侃自持不肯
少貶以徇俗乙未 上親策士於廷時鴻臚無御丞張斌
任事恃城守功最狠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卷
至爭論 上前不已公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
煩瀆 聖聽如此當伏法士論壯之丙申命巡按交陟交
陟城中諸軍營房覆以茅故多火公廉知軍民歲歲伐材
陶瓦備官用然皆以資權豪命三司募官稽其數凡有取
者皆著于籍由是無敢私費不半年營房皆易以瓦覆火
患遂息時工部尚書東萊黃公福掌交陟藩憲二司才行

過人而不事邊幅御史往者多庸常視之至公獨恂恂恭
讓而法亦不廢及歸行李蕭然無交趾一物東萊嘗語人
曰吾久居此所見御史多矣唯宗載知大體己亥丁祖母
憂居家有 旨奪情授貴州道監察御史益謹禮蹈義遇
事必先極是非不曲隨苟止於禍福利害不計也故再疏
刑辟而賴公道以免甲辰

宣宗皇帝正位東宮妙柬官僚職輔導擢詹事府丞未
陞行在吏部右侍郎時少師蹇公猶兼領吏部事多倚公
公協力一心進退人才必付之公論不苟為異同故一時
號得人洪熙元年賜 誥命制詞有清察平恕恭謹厚重
之褒是年遣祀夏禹及南鎮會稽山因賜鈔八百錠俾歸
焚黃于墓下其後嘗奉命往浙江理軍政及伐官殿火村

於湖湘設施措置舉不失宜故事集而民不告勞久之遂
有南京之命蓋上知其老而欲安之也南京雖無銓選
之勞而勞共馭吏蓋其人多邪巧才見害必避見利必趨
往往冒法以僥倖公正已率物無少回撓屹然如大山香
嶽不可撼陰陽闔風雲雷雨以榮悴百物而細大不遺
其施博矣已未進階資政大夫詞曰寬和有執廉靜自持
又曰小心慎職始終不渝人以為實錄當是時公卿大夫
齒德之盛莫如公及致仕而歸猶康強無恙士大夫出畿
鄆門外瞻望咨嗟漢之疏傳不過也公既孝於親尤篤於
二元仲氏宗曼有孤孫承裔貧苦不能自立公命其子文
凱儒凱叔養之文凱先卒獨儒凱繼其家及公歸即為承
裔浚居室使仍守舊業毋廢墜其施於鄉族細村之美尤

多茲不載姑序次其大者俾刻諸神道而系以銘銘曰在
太祖世經術果士公乃奮興以克有位於皇

太宗徽舉用公揚于外臺以肅庶工出入中外有勞有烈
人望謂何邦家之傑遂丞詹事遂佐冢卿式展其猷以宏
厥聲天官之尊一天子所命殿于南京亦罔不正祇事
列聖殆五十年殊錫寵褒帝制在焉達尊者三公則兼
備哀榮始終莫與為此梨樹之原哉哉新阡刻此銘詩百
世之傳

大明追封會昌伯孫公神道碑

自古聖人受命治天下則天必生聖哲之配以主其內治
然必視夫積善累德之家而後大開厥祥夏之塗山周之
任姒蓋可見矣今

聖天子嗣鴻業理萬邦 聖后之生實自孫氏正位中宮
母儀天下推原祖德厥有明徵公諱士英山東濟南府鄒
平縣醴泉鄉人也大父七翁父復初皆不仕公天性醇厚
以禮法自持孝於父母厚於宗族而輯睦於鄉黨孜孜樂
善維日不足人有不給於衣食者則捐貲以賑之其或艱
難困阨則經營救護甚於為己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
見有為非義則委曲誨諭使之徙義而後已平生言行不
違於理盖自少至老未嘗變節易意鄉邑之人皆敬而仰
之曰此善人君子也其積累之隆如此是流慶發祥於其
子忠篤生 聖后儷體 至尊以奉神靈之統開萬福之
原天之佑善如此然皆自公啓之於乎盛矣公娶丁氏同
邑某之女實與公同德以中宮貴忠自中軍都督進推誠

慷慨有大志讀書窮日夜不休凡遇宴樂輒先退不欲以
酒廢事先生長者皆以遠大期之舉為州學弟子員樂
癸卯山西鄉試第一遂取進士為行人以善辭令而果
欲斷得名四川雲南廣西諸土官爭地累年不決者果
朝廷以命公至則按圖誌考故實召諸耆老開誠布公智
力貨賂不可移由是皆悅服而罷之上亦以為能交趾黎
麟請命公輔禮部侍郎章敞牲錫封至其境關門低且隘
先驅者謂當偃度公止之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土人
出入則宜令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迓者驚懼為撤關
乃度由是蠻夷益謹禮不敢肆跋歸臺髮無所受人以此
益賢之遷兵部主事虜寇阿台朵兒只伯犯邊會昌伯趙
安尚書柴卓等自涼州分兵出鐵門關攻敗之公亟有勞

績以外報師居喪盡禮而哀成加馬服除世郎中麓川思
仁發反詔尚書王驥率師討之公在行往來督戰視將校
用命以施賞罰賊攻大猷州公以備師往援令于衆曰吾
視賊氣驕有輕我心宜掩其不備即麾衆薄之呼聲動天
地斬殺無算賊大潰我師益奮與衆將舟保等遂破石甸
等十餘寨聞大軍至麓川賊阻截不得通公與保等由高
黎貢山晝夜兼程進與大軍合擣其寨穴賊遂平亂旋陞
禮部右侍郎賜白金五十兩鈔五千錠綠幣五表裏且錫
誥命以寵之贈大父皆禮部右侍郎祖妣李氏母宋氏
皆贈涪人封繼母劉為太涪人妻翟封涪人尋奉勅鎮雲
南得便宜從事雲南公發倉廩及募富民出粟以賑之
全活甚衆會再討麓川餘黨公引備師由干崖南甸進破

賊子思機發所居寨獲其孥輜畜捷聞陞左侍郎賜白
金七十兩鈔五千錠綠幣七表裏丁太涪人憂命馳傳奔
喪即起復遣行人賜祭官在治葬遷兵部侍郎復鎮雲南
築騰衝城置軍衛馬時議以賊子思機發在孟養復命靖
遠伯王驥以兵往勸之公與都督張軌分軍抵金沙江造
船先濟奪賊地為營於是大軍累度燬其柵而進賊奔孟
養度不能支各鳥獸散去公窮追至孟糯海子等處不可
得乃班師諸夷酋長皆震駭曰自古漢人無度金沙江者
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南夷無復反矣還鎮雲南今上
即位遣使齎勅嘉勞賜白金三十兩綠幣二表裏貴州亂
酋叛攻圍新添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盡命公總督軍務
往征之時普定圍急公自雲南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

晉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授貴州副總兵都督
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壘城羊腸楊老今漢諸路新添
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由興隆而下抵鎮遠皆平定事
聞 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蔣克西堡長官司
時暑雨方盛瘴癘大作公得疾昇歸普定醫弗效諸將問
疾惟戒以勿輕此賊宜整兵進勒無貽患生民遂卒未嘗
一語及私時景泰庚午八月十三日也 上聞嗟悼遣官
賜祭命歸其柩於澤州有司治墳以葬生於洪武戊寅三
月初六日享年五十三其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其墓
在五門山前先塋之次子男一曰爵 朝廷以公功命為
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女一許嫁寧山衛指揮胡剛之子長
景未行孫男三保倬儀公姿貌瓌傑器量弘深而兼資文

武仁義忠信之實有諸內功名事業之美見諸外卓然為
今名臣人之能者蓋鮮矣三念天之生賢必使之有為於
世伴荷 國家之重而得盡其才不徒小試而已也

今天子勵精圖治日靖四方而公以壯盛之年當戡定之
託遠大愆久之業不克見其成嗚呼豈非可惜哉予與公
同朝夕相好為家深於是器采請予文刻諸神道以示久
遠誼不可辭也乃序次其書之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侯氏之先世為儒家自君祖考弗耀其華君早嗜學科乃
峻擢歷位而陞膺此殊渥文武之才兩取其優伐叛南夷
克闡令猷偏師疾攻風激靈怒振槁權枯有仆無拒飛度
金沙遺孽遁逃烟塵廓清弓矢戴橐秦豨有苗乃敢干紀
震以餘威所向披靡遂陞百錦邊垣于冥維茲戎功弗究

厥成 天子曰喜曷表朕志五品之榮子孫世繼大山峩
歲靈秀所鍾蔚然新宮公在其中勒銘穹碑負以龜趾詒
後不忘庶其在此

重修開平忠武王廟碑

正統十二年秋八月通州守臣李經言州城東南隅舊有
廟以祀開平忠武王常遇春蓋洪武三年奉勅建每歲
春秋守臣以少牢行禮庭下載在祀典今八十年矣脩治
不繼日入於弊懼無以稱朝廷崇德報功之意請繕完
如法 制曰可命工部取材鳩工撤而新之通州諸衛及
州兩屬縣各以丁夫給役且命經理通州諸務都指揮俞
事陳信兼督之命既下文武更士奉承唯謹材不徵而集
工不召而至智者效謀壯者效力作正殿前啟翼以兩廂

前啓三門旁列廚庫凡諸像設廟不異情私恐濫深有
於昔經始於九月己酉而以明年四月成將是信來請曰
是役也宜有紀頌書而刻之麗牲之碑惟天生上人有為之
君必輔以不二心之臣肆我

太祖皇帝受命而興王以忠信智勇佐之飛渡大江建肇
電掃東南郡縣以安削平既後下堯豫遂讓北柱
車駕至汴申命大將軍徐達而王為之副論以仁義行
母殺戮以暹天聲所臨無怨不服王先至通州禁其侵暴
安輯人不知兵市不易肆皆愛戴如父母遂收燕都明年
平河東入秦虜復侵通州王運兵拒之通州之人堯持
奪其德王木添王遂率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三柳河川
以疾薨拒暹過通州州人皆罷市迎哭既去而念之不哀

飲食必祭 上思王之功而知民之感慕如此此廟之所
以作也昔漢之西鄉侯張飛覽萬人嚴書至親持報解於
巴西大破郃軍以安此土巴西人德之歷千餘年而廟食
不廢今王以雄材大畧佐

太祖定天下兵威所及王之蹟為多其功烈在

朝廷利澤在生民蓋甚大較之飛實過之 國宗夙承

臣恩禮之厚亦非蜀漢可比王生為上公沒有繼統而廢
祀永久蓋宜也王之廟在京師尤感此特其別祠焉耳

今天子又新而大之所以承 先德而報王功其超越百

代可知矣乃為述其事而系以詩曰

太祖龍興四海從維王仗劍先來同所向無敵當其鋒通

州亦在破竹中莫安民居過寇衝掃灑義澤揚仁風閭閻

歌舞靡靡恫旌旗北伐兵馬雄汛掃絕漢烟塵空大星霄

墜感 帝垂錫以顯號昭殊功廟食於此罔不榮

聖皇繼述揀愈隆神之在位儼儀容調和陰陽化科化工

病不作歲屢豐春秋祀享無終窮

兵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兼尚書鄭公神道碑

兵部尚書鄭公既卒之明年

皇帝悼念不已詔特贈少保兼兵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

而官其子儀為主事儀奉公衣冠以歸將以 年 月

日葬于 里之原而述公之行請文以刻諸墓

故人也其可辭公諱堃字孟質別號朴齋柳之 章人曾

祖 祖 皆有學行而不任父子輔為學官歷 章重官

請及公貴祖父皆贈兵部左侍郎 李氏王氏皆贈夫人

公早喪母祖母李撫育之見其不凡宋鍾愛曰是子能大
吾門公孝友勤儉出於天性而撫弟妹尤篤其於學問不
待程勸選為邑庠生而秦和王敦先為訓導循循善教公
亦勉勉善學學成取進士遂入都察院理刑獄以廉平得
名永樂癸巳拜監察御史時 車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
法阻滯命公往察之衆謂將起大獄公往橋市某一二以
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今鈔法已通矣 上頷之而罷
倭寇犯遼東公往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百餘人皆應死
公為開陳其可矜狀甚明 上然而宥之山海關吏卒邀
俾行人以取財亡逃之人則受賕縱之去弊積滋甚公廉
得之歸之關悉擒治抵罪弊為之省丙申北京營造執役
之人累鉅萬 上念有病者命醫與善藥又慮其奉行不

謹命公察視之公躬履其地今繫其

藥食由

是病者多不死戊戌石州人有請 闕台變者曰州民與
陝人羣聚千餘謀不軌 上懼公為陝西按察副使往理
其事果實即以官軍勦戮毋貽民患賜之楮幣給驛而遣
之公至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妄言真脫充即具以聞

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己酉陝右飢華亭宜川
尤甚公私廩皆竭公巡歷其地憂之乃移旁縣粟賑馬羸
病不能興者命官府煮粥食之民以全活庚戌至納淠憂
歸道聞父表哀愈甚每號踊輒欲絕其治喪一用古禮其
祭亦如之服除拜應天尹 葦藪之下賦急役繁公一以
養民為務事無大小苟可以興利去害無不用其心至於
市征田稅皆酌其平糶不得為輕重實與之歲公設科

取士厚其禮而岐其防得人為多且樽節其費以待會試
故事集而民不擾視異時蓋省十三四歲大熟麥有兩岐
者民歸德於公公拒弗受正統改元進拜兵部左侍郎時
西鄙有警嵩書王公往視師公獨任其事上嘉其才荆
湘民多隸戎伍公家亦與馬至是特除其籍以示寵已未
京師漲兩壕官民廬舍公奏曰此陰氣為沴兵陰也皆臣
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上慰勉之師征麓川公舉蔣
貴可任辛有功衆人以為知人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者
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公
請各於都司試之人以為便時有言欲變易軍伍使南北
之人各適其土性下羣議衆依違其間公曰此舊制不可
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故將誰歸卒不動嘗自念曰治

軍吾職也當為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故凡軍
家利病有當與革者必為上言之多見信從已已邊報
虜入寇上命治軍旅而權姦親征不與外廷議及
詔下大臣皆以為不可即上意請留不聽公從行出關屢
奏虜大衆不宜屈至尊指麾諸將足以成功不聽
權姦惡其數言事欲疎之勅公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榮
至懷安陸馬幾始從者請少留懷安就醫藥公曰
天子在前吾為大臣豈可託疾求自便力疾而往至雲中
車駕回鑾然行止疾徐惟權姦所命至宣府虜寇踵至公
深以為憂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皆不報京後
公詣行殿中前請權姦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
必死公抗言曰我為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懼我權姦

愈怒叱左右扶出公與王公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飢渴虜四面集矢下如雨衆奮欲戰又為權姦所沮湏臾師覆公遇害蓋八月十五日也生於洪武乙丑月日年六十五娶吳氏有賢行子男一即儀女一嫁同里士人歐陽瑄孫男三琦琳珮公學博行莊仕宦四十年風裁凜然見重於士大夫盛行惠施近悅遠懷服行蹈義至老不衰此其平生大節也權姦誤國而卒陷焉豈獨公之不幸哉嗚呼銘曰

允毅鄭公逢時之隆學古入官荐躋顯庸執法在朝為名御史再陞外臺其行愈偉京尹堂堂百郡所瞻惟少司馬戎律有嚴遂陟夏卿君子所重憶其逝矣云誰不慟人道之大曰義與仁仁義不違何愧於天刻文墓碑負以龜趾

永永不亡庶其在此

贈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公紳
道碑

公高氏諱焯字元昭其先河南懷慶人從宋南渡居泰州之丁溪高祖樹曾祖明皆有德善而不仕祖椿字壽之元季徙居蘇州張仕誠據蘇州州人多為用獨能以禮自防不苟應徵辟戒諸子曰彼無遠圖不足與有為汝曹當讀書待時而動洪武初復徙興化故公為興化人自幼有節槩志尚高簡篤音教子必由於義依於仁其教閭巷子弟亦如之多所造就洪武中鄉人蘇价為鴻臚丞欲薦用之公以守墳墓不可去力辭平居喜振施見人有急周之惟恐不至膏渡揚子江有舟敗者資皆沒溺拯拯然無所濟

公即探囊中金與之泰州儒士陳景文當行戍而貧無費
至鬻子以自給公捐金贖還之俾父子得全又嘗過市見
受刑者屍暴露公解衣覆之而去人笑其迂公曰吾不忍
見此迂者固如是也公兄弟四人皆遂於學而敬愛元篤
伯兄元吉洪武辛亥試藝高等屢化湖口二縣教諭終
廣東樂昌簿次元驛以明經舉授平山丞既滿陞工部主
事卒其三則公四則元賅深於易能以易數推吉凶禍福
然與人言必主於孝弟忠信未嘗涉非義公弟二兄撫季
弟克盡其道極怡愉之樂兄沒事寡嫂如兄在時嫁姪姪
女不異於己女宗族鄉黨重其義因稱為義翁公亦因以
自號性好遊而喜吟往來吳楚湖湘江浙晉趙之間遇山
水奇勝及前賢遺跡輒徘徊登覽而見於吟詠清新典雅

有唐人風致名其集曰聽雨齋子家公娶王氏松江望族
有賢行凡公所以博孝弟睦族端惠困窮而遂其惻怛慈
愛之施者多其助也三子孟曰禾仲曰毅季曰稷孟季皆
務學為士人仲取進士致通顯歷官翰林春坊今為少保
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其文行政事表然為
時之望 天子嘉其賢而推原所自出公既封贈春坊司
直翰林學士工部侍郎今又加贈公而上又曾大父大父
皆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誠
皆夫人此豈偶然之故哉皆盛德之應也公以 年

月生而卒於 年 月 日享年 十其妻

在 之原少保篤念先德盖久而不衰思表諸墓道以
傳於永久而撰以屬予不腆之文豈足以揚公之德哉

懸孝子之心哉然不可辭也故序次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曰

高氏之先家于覃懷宋室南遷遂與偕來于秦于蘇興地三徙不詭不隨既多受祉維公承之益辰厥謨原有田廬堂有詩書祖考之孝兄弟之義困阨危亡亦克用濟俾矣令子為孤為卿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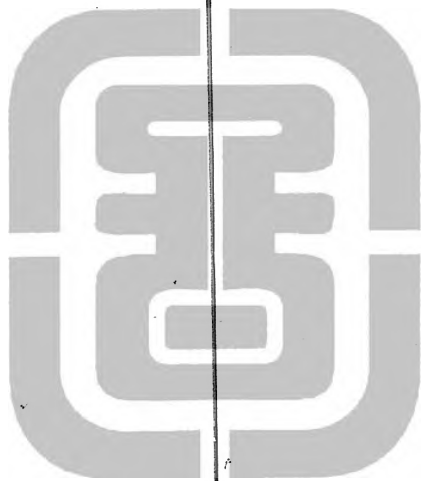
帝左右以贊國成 帝曰休哉其未有自寵贈及公一品之貴命書煌煌式降自天博本濬源恩禮備焉佳城哉哉公安于此靈秀所鍾以利後嗣維德之茂啓慶在茲刻此銘詩百世之詒

故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徐公神道碑

公徐氏諱

字

世為和州烏江人



>

朝見

陛下謹具奏復命踰數日訃至

上深悼惜之命

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塋子純卜

年月日奉葬于

之原而以翰林編脩劉定之所述行狀來請曰先人

之英

朝廷寵終之禮厚矣然官至二品於法得立碑神

道敬請文以刻焉公諱宏字克明世為葉人曾祖成祖

皆不仕考英嘗主郡及萍鄉二縣簿公貴祖考皆累贈至

通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祖妣程氏妣歐氏皆大夫人公

天性至孝事父母皆盡其道居喪皆哀毀如禮其於為學

日夜不懈學成取進士拜監察御史守正不阿時都御史

顧公馭下嚴御史有不謹禮法者皆罷斥獨善待公嘗出

按貴州貴有疑獄不決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實以聞皆

釋免坐者十人而已公署相傳有英前之御史皆避正寢

不敢居公產之性然陳郡督鎮鳳陽行有違法者人重誣之欲實之死地

宣宗疑之命擇御史之賢且明者性廉問以命公至則為直其誣而坐以所當罪得不死請戍邊由是公日益有名人有受誣不能白者皆以得遇公為幸壬子陞江西按察副使人謂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人多讀書識道理吾當以理論之訟無難決者於是人有訟唯折之以理不尚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從獄遂清省江西連歲黠積逋稅藩府病之吏部侍郎趙公任總督奏以委公公撫循勸諭民懼趨之事以辦治己未陞江西右布政使益以厚為治察下吏之有才行者奏進之有起自末僚而為令者九江歲納蓋米而其地不產乃歛錢於民買

而納馬逋負歲積民益困公為奏免之新南昌府學脩公正堂又吏舍皆捐俸以倡僚屬故不勞而集每以公事行縣寬而不縱嚴而不殘吏畏而民愛之尤喜興學舍獎進士類九江瀟漢書院久廢人侵軼其地公復之建祠宇以興起其士人郡邑之中有寒畯不得齒於學公羅而致之禮遣為弟子有與鄉薦而貧不能赴春官者公皆厚禮送之由公而成名者衆歲辛酉徵為戶部右侍郎食從二品祿有重事則以任公閩浙蘇松半臨海寇往來海中伺隙防守之法有當因革增損者悉以便宜從事政令一新寇不得為害蘇之嘉定民有田數百畝已歸之官而稅尚在民民苦之公請蠲其稅甲子閩中擾亂錄場之命公往

視課頗重者請減之以利民乙丑 上以陝西緣邊皆宿
重兵俱仰食內帑河南漢陝多積粟而諸衛多屯田慮有
名無實復以命公公按視其廩庾考較其耕獲奏蠶盡革
儲備以充其他建立之可紀者多類此蓋公盡心 朝廷
遇事勇為為之必盡其方不擇利害為取舍與人交謙恭
和厚言語恂恂有不當其意輒毅然自任不可回於得失
不較也公為人如此 上之欲用公與士大夫之所以期
望者蓋有大於此而今已矣豈非深可惜哉公兄弟三人
家相愛長兄寧早卒公撫育其諸孤以家事屬仲弟宜令
季弟寬得專意於學寬遂與鉞亦相繼取進士而寬為御
史焦氏世科之盛人罕有及者公娶同邑李氏累封至夫
人子男二長即鉞次欽女四長適西銘次適李容餘在空

公以文行政事為當時顯人而子又克孝用表著於後庶
永永不朽予家江右素知公且同朝夕相知益深吳可辭
故論次其事之大者系以銘詩而俾刻之石銘曰天佑
聖明篤生俊才侃侃焦公樂時偕來為名進士為賢御史
正直自持譽聞遠邇出副外臺亦克持平敷行惠施刑為
之清遂陞方伯召公是式亦有詠歌于南國 天子曰
來汝佐司徒邦之大計汝審嚴護出入中外有勞有烈天
不憇遺情哉此傑命之不延人亦奚悲功立名存百世之
思刻文道周貞以龜趾云誰為之公寔有子

處州太守李君墓碑

李氏世居秦和南岡望蓋唐西平忠武王之裔元栢與路
同知美叔美叔子皆春皆春子南女推官皆春和春生伯

昂則君之高曾祖考也伯昂娶胡氏而君為第三子在元
李氏以貴富為大家經亂盡失之君幼從父學雖貧而器
宇偉然英敏出儔輩既長學日益進連不得志於有司洪
熙初以賢舉授清河縣知縣清河縣小而當衝要官舡既
運赴北京者日相衙役夫動以千計前之為縣者不能辦
言於朝得沐陽五百人為助然去家遠窘於衣食至是
君請以清河人代之而令彼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
皆便焉官舡主者每以役夫善逃為名收其衣資掩有之
役夫有寒餓致死者君命各為牌書其目納於主者收放
以牌為驗害乃免清河民好乘夜縱火或發塚以逞忿君
為教戒之詞十三條俾各里書於大牌篤實者掌之每朔
望警訓焉且令書其民動情善惡以聞俗為丕變宣德中

歲旱民艱食脆蝗蔽天君禱于城隍神而蝗不入境滿元
年用

闕乞以知州理縣事縣民有湖田數百頃淮安衛卒

奪其利民代輸稅者六十年君為奏之詔覆實以還民

民有因飢攘人一牛殺食之事覺御史以為強盜一家應

死者八人君曰以八人償一牛情實可矜言之上六人

得免死留守衛卒有姬泰者自福建運杖重賞為同舟所

害過縣以病死告異得公文以自掩飾君疑不予使人廉

得實情發其姦舟人皆伏法清河在兩京間東南之人所

必由道死而不葬者何限君憫之鄉民有應役于官而需

次者日達十數人人給米一升俾收遺骸為三大塚美之

縣民有事不遣卒追呼但與為期皆自赴有爭訟者以理

論之令退者以侯命多感服而罷治清河凡一年視民如
子淮水屢漲淮民屢絕粒君亦屢請于上官願及時賑濟
若俟奏報民殆盡淮民賴其惠歲飢民無以輸稅而官府
急催科淮南北之人皆驚見女君又言之上官當緩催科
急賑濟以固邦本淮民兒女皆得完於是皆愛君如父母
丙寅詔舉賢為郡守刑部尚書山陽金公以君薦命
知慶州使者持符至清河俾即上道一邑之民無少長愚
良皆流涕願留而不可時慶州亢旱君至而兩民大悅進
者老問風俗禁民間生女不舉有喪不葬而焚棄者擇城
北閒地數十畝為義塚葬遺骸凡無葬地者皆許葬其中
民大化服方詢察利病次第罷行之而疾作矣以正統丁
卯五月八日終于官舍年六十三蓋在郡僅踰月而已凡

諸同僚及郡之士民感君之德而服其教哭之皆哀
君之不幸乃郡人之不幸也君事親孝當貧時授徒以

養甘旨不以進不先嘗父卒葬祭必以禮而事母尤篤
迎至清河縣就養忽得風疾君每出臨政戒妻子謹護視
歸則躬侍左右進湯藥夜卧榻前承候起居踰年不少懈
母性嚴多躁怒怒則益恭衣冠跪以聽命至竟日連旦怒
解乃已兄弟相支愛平居惇睦無間言當疾大漸惟子遇
舟孫鎬在側語曰汝曹宜讀書為善無忝父母既又曰吾
死無所憾惟老母八十三康健在堂而不得終養此吾所
憾也吾豈能瞑目於地下哉語訖悲不自勝君天性篤孝
至死猶不忘如此娶蕭氏又娶徐氏子男三長武沙縣訓
導次遇皆蕭出次弁徐出也女四嫁周謚胡質張威龍京

孫男鶴鉞過等奉柩歸以正統十二年十月初五日葬於廬陵永福鄉英村之原至是遇來京師以所述行狀泣請曰先人今既葬矣維其德善先生實知之敢請文以揭諸墓道庶永永不朽予念與君交好三十年相知為寔深其美不可以徧書為序述其大者系以銘俾刻焉銘曰李氏之先系出有唐綿綿相傳盛于西昌栢興南安式濟其美迨君承之表表愈偉清河之政聞於兩京既隆其功亦著其名蚩蚩者氓奚信奚慕維仁之從維義之附千里郡寄未竟厥施天弗憖遺其誰不悲漢紀循良周歌豈弟是究是懷曷其有已英村之原鬱鬱新阡靈秀所鍾君莫在焉斲石道傍負以龜趾刻銘垂休作者太史

河間太守廖君墓碑

廖氏故秦和儒家君曾祖自強先生元臨江教授以文。當時粗叔章不仕父潛仲海康教諭皆有學行君其次子也諱謹字文績幼讀書穎悟過人學成取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聲譽日起以外艱去服除授穎上令為民去弊興利民德君。太宗皇帝征沙漠君督餽餉時事有違誤者以軍法論君能得民心獨不勞而事集丁內艱改長沙令長沙賦繁役重民苦之君撫循勞來出於至誠遇事必思所以利民者長沙交廣要衝方南征時諸中貴人及大臣要官經畧其地與夫輸送之往來者日相接于途君承上撫下曲盡其宜民賴以不擾早則躬禱雨輒應邑有虎為害民鼓機穿不能止君禱于神虎為之屏跡士大夫歌頌焉按儒隆利部主事明慎折獄尚書魏公嘉獎之舉為福

是無事去京遠且富饒為吏者多不檢君獨特風
義衆積畏戢然亦思中傷之及捧表來京師道建安遇兩
夏兩具令慢君若答辱之反誣君損直縣人有為達官者
惡君辱其令左右之左遷君河間同知君持已治民一如
為令時吏畏其公民懷其惠守缺僚屬奏願君為守民伏
請請者亦數千詔從之治河間凡八年人親戴之如父母
正統戊辰八月初十日卒於官年五十六娶陳氏先卒一
子曰京早死女三嫁彭適張 曾質又娶許氏四子穎湖
安秦湖舉明經為深州訓導孫男二子兩家居相近君曾
祖教授先生與子先祖尚書公有斯文之契而予少時又
與君之先考教諭先生同游鄉枝宦相好見君幼時聰敏
英發竄奇君及君廷對予讀卷殿廡得所獻策而進之君

在高等選入翰林學古為文章其才思湧出千百言可
就見義勇為不擇利害為遂舍為守令治績皆無愧於古
人其賢如此而不至高壽以卒嗚呼惜哉君之葬以 年
月 日其墓在牛路山之原當樹碑神道故予為次第其
事而系以銘詩銘曰

猗嗟廖君有學有文才超予當世行配乎古人不六十年
而歸諸氓刈辭垂休愈久彌新

文昌閣碑

延真觀文昌閣者道會戴用拙之所脩也初用拙祖師康
浩然捐重貲為此閣高大之觀臨一州既足以奉神祀致
休祥而州南山水之美林木之繁可一覽而盡士大夫樂
與遊及庚子之亂燬焉其後因故地為庫屋十數楹以居

其徒不足以稱前時之望其師蕭務去奮欲新之未遂而
化去至用拙領教事遂以興作為己任前道會彭海雲則
其師之兄也亦力贊其成用拙乃罄已贊與其徒走湖
湘市大材邑里好事者又隨多寡出錢助之經始於永樂
十四年 月至十六年十月而閣成前後為屋各三間高
三十尺廣二十六尺深視廣加二尺焉東西傍為二閣以
通往來其高深如前之數而廣則減十尺墮傑堅好不異
於前土木采章極其輪奐邑士袁仲愚繪文昌帝君置其
中正像一旁像二香花鐘鼓朝夕嚴祀焉世傳神生於成
周歷秦漢唐宋皆有顯蹟以忠孝存心以仁恕及物至謂
士大夫之貢舉而神亦司之然其所以陰為予奪者必視
其德之盛衰此載其書者然也神之為道如此誠古所謂

盛德必百世祀而非其他出聲威見光景以驚動禍

者可比也而用拙所為道以清淨為宗以無為為本願
切切於文昌而尊祀焉以自合於吾儒豈非賢乎雖然吾
邑之人以文學奮身而成功名享祿位者豈專以神事為
哉蓋上有 聖文神武之若下有好文興學之俗而神之
功化並行其間此其所以盛也用拙清俊拔俗有才行予
嘗與之從容知其能有為者至是請書其事於石以貽久
遠而凡出財力者則誌于碑陰予不能辭也乃為書而銘
之銘曰

白鶴之山神所宮寥陽宮殿煥當中偉哉新閣勢愈雄壁
房貝戶相玲瓏文昌帝君儼德容百靈後先紛景從鐘鼓
列祀甚嚴恭玉虬為馬雲為轡飄飄然御氣起鴻濛注為甘

澤流祥風疫癘不作歲歲豐登萬姓鼓舞歌時雍垂邦文學
邠魯同九霄翼翼爭焚龍司其祿秩榮乃躬以德為行福
亦崇惟神居此無恙爾六化點佑駿且洪

皇猷丕顯吾道隆千秋萬古之功我為銘詩垂無窮

三茆山崇禧萬壽宮重修三清殿碑

三茆山崇禧萬壽宮重修三清殿成道錄司右正一湯公
希文以其成之不易也借其徒華陽副靈官兼本宮住持
丁與明具事之本末求求予文以刻諸碑三茆山者古句
曲山也仙經所載洞天三十六而句曲居第八曰華陽洞
天福地七十二而金陵地肺福地為之首則句曲之山信
天下之靈境也漢茆君兄弟成道於此而山遂以茆姓顯
晉隋梁唐以來茆君之道益彰徽大行嗣而傳者禰衆歷

世相承館宇鱗次凡十有二而林館為宸陶弘景居之
其清德淳行高風絕俗當時教禮焉至唐其高第弟子王
遠知妙契玄理道德崇高識太宗於龍潛時由是深加眷
獎賜所居額曰太平觀而改創焉累代因之益加崇飾宋
之時有朱自爽宗師者至道妙用感則必通為章聖皇帝
祈嗣獲靈驗復改太平為崇禧迄宋之世致禮不衰元延
祐間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真人吳全節以崇
禧觀神明之妙聞於上詔賜號曰崇禧萬壽宮凡有禱祀
以福國裕民必至是宮宇之盛蔚然為神仙之居他莫之
能及重紀至元丙子歲主者弗戒燬焉於是高棟廣宇峻
級崇臺皆化為荆榛瓦礫之場蓋百二十年矣興廢起廢
莫有少繫于心者湯公初為靈官于茲雅有志興復然以

前代治此宮皆未於朝廷而有司任之故極其盛如此今
草衣木食之流而欲興是役豈非難哉然不敢不勉乃盡
出其貲以舉事而首命陶為瓦甃二十萬有奇其他材用
亦次第營辦會有言公道行峻潔宜在師表之地詔徵入
道錄司典教事而志未克遂與明實受教於公夙夜祇懼
思有以成公志乃白其事於家宰曹公義及守玄冲靖秉
誠專確志道衍教妙悟靜虛弘濟真人邵公以正曹公白
咨人知崇禧事為詳邵公亦掌道教事聞其言而嘉之皆
助白金百兩凡好道樂施之士各以多寡助焉遣弟子丁
玉輝市材於姑蘇歸至毘陵筏重水漲不得上眾患之忽
江水盛長風大發一夕飄筏至山之西陽橋下人皆以為
神勅云乃集群工度眾材情短巨細各中程度莫不備足

工善材長並手備作經始于正統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而以景泰四年秋九月成正殿以間計者三其高六十六
尺有奇東西九十六尺有奇南北七十六尺有奇崇深廣
大之觀金碧輝華之美蓋於昔無愧奉三清之尊於其中
香花鐘鼓朝夕嚴事山川之靈恣有喜氣雲霞發色草木
競秀人亦莫不稱其能夫天下之事以得人為本苟得其
人則雖難而成不然則事雖易亦未有能興起者宮之廢
久矣遠近之人智足以有謀勇足以有為而富者足以給
其費然卒至于今豈非必得人而後能有立歟三清者道
教之所尊也居之而闡祀焉蓋立教之本崇道之基也然
則湯公與其徒之建立如此則道之隆教之昌將不與古
昔並美乎公年益高德益茂虛靜專一澹然自守與明應

悟秀偉敏於求道而繼志述事為尤篤觀於此可見是不可無文以傳於後世使知其成之難而相與維持於永久故為書其事而繫以銘詩俾刻焉銘曰

勾曲之山蟲竒形洞天福地自古稱崔嵬秀拔開翠屏靈摩日月揚光精節君上仙駕雲軿玄化顯赫徽庶瓊宮玉宇高崢嶸晉隋梁唐及宋興詔賜華榜增寵崇崇禧萬壽允與名一夕不戒遺榛荆發然起廢人鮮能

皇明運泰道乃亨維茲湯公秉一誠勤三介特殊堅貞經始未就來神京嗣師清脩曰與明夙夜不懈思繼承守玄真人天官卿揮金捐幣衆興并三清之殿歛告成元氣混合神所營搗鐘考鼓轟雷霆君來列侍擁高靈虹猶霧蓋霓旌旌竒氛異靄充紫庭下憫俗世勞其生錫以諸福流

祥禎痼癘不作皆底寧百穀蕃穰歲屢登飽鼓腹歌太平丕昭神貺弘厥聲穹碑深刻載我銘揚輝耀美三千齡

論

論曹叅

漢曹叅代蕭何為相國而後世稱賢相子疑之古者大臣之相國也必思為國之業於道所當為者夙夜盡心不敢少怠焉而况所造之國乎周公相成王用文武之道治天下有不合者夜以繼日而思之及其得也又坐以待旦而行之其勤之至夫當時之臣莫有過於周公者而周公方吐哺握鬚以受其言故能興道立教維持周室至八百年之久此豈苟且偷情者所能哉蕭何佐高帝定天下聞其次律令矣他未之聞也曹叅代之守何之約束

日飲醇酒不事事士大夫欲有論諫亦飲以醇酒使醉不
得言嗚呼其亦異乎周公之所為夫何素不知學其相高
帝於夫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孰便有所立无當敦守
而慎行之以維持於遠天下之大豈謂融者所能治邪何
之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邪而參守之自以為
足後世亦從而賢之予不知何說也且曰制經籍學士大
夫皆廢滅於秦是教養斯民之術皆缺也易解之象曰無
所往其來復吉謂天下之難治也則當復先王之道當參
之時天下已定七八年時非無賢也參辭武夫尚欲親賢
納善夙夜以此為務為漢家萬世計則庶幾周公之業而
遠賢拒諫沉酒于酒至剛歌與吏相呼此書所謂巫風卿
士足以喪其家者而參居之不疑蓋武夫俗吏之故態非
宰相所宜然也宰相百僚之表也使百僚皆慕效焉則天
下當何如哉予意當體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苦秦虐久
矣而幸漢之寬故恬然自安控下非有道以維持之也然
則參雖能清淨不擾要亦苟且偷情之為耳周公之罪人
也大臣之義當以周公為正

柳巷文集卷之八

墓表

劉君墓表

翰林檢討男積編集

積鏗梓

君諱觚字士方泰和珠林里人世為儒家自宋以來科第
顯者累數十大父快軒先生宗榮在元為本州儒學訓導
伯父禮部侍郎崧父豐城教諭子彥皆以雄才與學知名
后隨父官豐城時方十歲已能作詩日誦書數千言賓客
有問即應對如響當時大奇之甫弱冠遭父喪即侍母歐
陽孺人奉柩歸秦和送死事生皆盡其道而益肆力於學
久之博通羣書為文思若決河莫然出儕輩再以書經進
於有司不偶則嘆曰親老乃沒沒於此邪遂不復出鄉之
大族爭請君為師而歐陽孺人已有病君朝夕奉歸往送

二十餘里藥食衣物必親視所宜孺人卒葬必以禮一
不惑於流俗劉氏族久且大先墓無遠近歲時必躬往省
之有犯者必訴之官豪猶知君貧欲以少訶君而君氣益
勁曰吾理祖宗墳墓可但已耶已之不孝也雖連連數年
必得直乃已由是人莫敢犯尤篤於朋友以道義相鑄切
然性素剛人有不善面折之或拂衣徑去以故人多憚君
然論鄉邑賢者必曰劉君劉君云君負才具嘗論及為政
設施措置多出人意未然不為求仕進縣庠訓導常缺論
者獨於君為宜然欲君且少貶君聞之曰訓導當以道義
教諸生師嚴然後道華願可自貶以徇人耶自貶以徇人
唯餘子能之吾則否衆蓋憚君不敢近然君亦不以屑意
予與君自少相從講學竄相知而翰林侍讀梁先生用之

亦推重君之賢數欲薦之然聞君有疾不欲出故不果薦
凡賓興之歲諸藩省請考貢士皆不就以永樂己亥十一
月日卒于家年四十五其葬在其里嘉湖之原也羅氏
子男五人準登宣德二年進士第嗚呼昔者聖人之論君
子也蓋曰義以為質則君子之所為視義之可否而已義
所不可雖千駟萬鍾弗顧也况其下者乎然而喜事者乃
或至於屈己以求之幸而得焉則侈然自以為賢孟子所
謂齊人之可羞者也而世之論人者好以窮達得失為賢
愚若彼者皆其所賢者也是亦齊人之類也此廉恥之所
以喪而士氣之所以不振也若劉君非篤義之君子與是
之以表見於後世矣故論著以授準使歸而錄諸石

秦和南溪蕭季廣與其弟季哲季敏季運以永樂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葬其父慶士君於龍門口之原葬已相與謀曰吾父不幸棄諸孤今體魄既安矣惟其德善未有文以表諸墓將何以傳示永久乃使姪釜奉書幣來北京請予文以饒諸石蓋君嘗從予先祖竹亭先生學而編刻其詩以行於世又嘗請予教其子孫於義為策厚宜其請於予而予不得辭也君諱翬字鵬漢其先長沙人楚軍巡判官覺之裔曾祖南山祖蘭谷父北山皆不仕而皆以德望一鄉君少端重喜學家雖富不為慢戲佚遊躬行孝弟衍衍如也父嘗病疽浸淫內潰勢幾殆君屢齧吮之手注善藥晝夜躬調視疾遂愈未幾毋疽發亦如之君同產及從兄弟五人鵬舉鵬起鵬南鵬翔而君家少相交

愛甚篤君又恭順不懈庭前生紫荆五株同本君子以為和氣所致於宗族親戚處之各適其宜交朋友重信義周人之急切於為己與人處未嘗易其言之必當於理至於論事成敗計利害所宜必曲盡奇中人有未善輒從容開諭使為善於己有忤不校也君貌厚氣溫而才行如此眾以為宜在官位永樂辛卯被薦至京師以疾辭歸卜居武陵橋挹武山之勝性不嗜酒然客至輒傾倒相歡攻於詩得唐人法而亦不自衛時時發於吟歌以娛情寫物取自適而已永樂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客于洪以疾卒年六十二娶宋氏有賢行子六人季厚季高早卒今存者四人皆能繼君之志孫男十三人某某曾孫男三人某某子觀先王之世以德行數天下而天下之人皆興於德行故

成周之盛比之唐虞及其後世教道廢而風俗衰至於秦極矣迨漢有石氏楊氏唐柳氏宋戚氏皆世其德義以孝友稱至今豈非垂範取法兼盡其道歟予聞北山翁與鵬舉君嘗以賦役罹法爭訟逮義聲動當時至君而施於父子兄弟又篤厚如此凡人守一善有不能終其身或至於子而遂失之者多矣蕭氏已再世矣是固可法也使其子孫謹法而不渝一鄉之人皆化焉則君之善豈不蓋大哉予故表而出之使揭于墓上

魯府紀善梁先生墓表

魯府紀善梁先生本之以宣德九年七月一日卒于官年六十五其子泰和縣學訓導栗與弟樞奉葬于其鄉山之原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先生銘其墓矣

栗又請予文表諸墓上蓋少傅公典乎皆其姻家也義不可辭先生泰和柳溪人自少博學於經傳靡不通始為瑞州府學訓導秩滿陞溧陽教諭以外艱去服闋改納溪蜀王聞其賢舉為祀庠丁內艱既除改魯府紀善先生有

英邁之氣忠厚之資其勤於教誨謹於輔導言行之善者蓋多皆其職所當為不可得而備書也姑述其可以垂世勵俗者蓋先生事父唯樂母陳安人極孝教子所以養其口體順適其志意者事無大小必盡其道至於履歷餘資皆以歸于親一不為私蓄計事其兄翰林侍讀用之怡怡恭順未嘗有所忤父改家政舉購其兄嘗自念惟一子而兄弟四人田廬當均給諸子其兄則不豫有所重幸兄弟均分之其內皆化無故與言者從弟泗內弟

孤先生皆獲之有或賞一子异先生許妻次女實為廣
西故家食事以平异貧無資產或謂先生於烟事清何如
先生曰异雖無地其上獨無天耶辛妻而厚撫之親戚有
以田質錢者久之不能贖而質益甚先生還其券俾得自
資先生又有地適曾氏曾氏繼而耕者數十年累納餼直
先生以其同業儒又連姻姪義不受且欲割以界焉又曾
氏子孤且貧先生念欲振之曰斯地也吾心憐矣即自書
券往授焉使食其利其在瑞州人有死而貧不能葬者輒
出錢率眾葬之窮民無告者輒周給之與人處能輔以義
有所未至則面斥其非人或不能堪不顧也及其復於善
即相接怡然人是以樂觀之嗚呼先生之德如此古所謂
治教之本也而不究於用今已矣豈非可惜哉世之號為

才者多矣其於書非不讀也而行或異乎是蓋有恃其父
兄簡其親戚欺人之孤遺而長人之惡視人之死喪困急
而恬不知省者其於仁義何如也夫風俗之所以厚賢才
之所以興起蓋由賢耨勵之也使先生老而歸鄉之良子
弟有所視法而益勸於善則風俗之厚賢才之興當益盛
乃今不可作矣嗚呼安得復有如先生者哉歲月易邁流
風餘韻將久而忘之故特書其可以垂世勵俗者使歸鏡
諸石以示來者

王處士墓表

春和多故家南富王氏其一也其先太原人後徙西陵之
何山又徙安成之連嶺至宋諱明遠始徙居春和以詩禮
名家宋末有為學諭曰仲鴻者生與祖為學而好義愛知

在信國文公公為書續規精舍四字榜其居以勵之世亂弗克有為學諭生廷珪廷珪生處士諱天迪字功迪少讀書有大志新作一室揭信公兩書朝夕勉焉欲有立於世其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而行亦如之值元季不果出時所在多盜起處士乃傾貲結客以保障鄉里人賴之

皇明混一可以行其志而處士老矣會詔下覈民田或誣處士失實盡沒入其貲產處士不能自白則嘆曰命也而未嘗有怨尤惟訓其子以德義治身以勤儉治家而已久之家復裕國初徵稅一邑擇一人有才行者摠徵以輸于府衆盡推處士任數年稅以時入無纖毫過差貴賤賢良皆譽之其治已嚴重而臨事寬平從容進退表然為鄉之望其奉祭祀待賓客必以禮人有未善則容而教之

誣者相撲不少見色辭人死服其惟量洪武甲子閏十二月二十二日以疾卒距世生元大德癸卯之歲享年八十一娶郭氏子男二思齊思賢女一嫁孫男五守一守

訓守貞守敬守恒曾孫男十有一純經維統繪緒綬繡緝緝經開封府學教授維蕪湖知縣綾萊蕪知縣處士初矣其里之乾溪後改葵萬安縣誠信鄉湖口之蓮花洲奕已五十年而萊石尚未有文至是維自蕪湖來北京以前國子的教歐陽先生所述處士行狀謂子曰維曾大父實有德音鄉邑固不聞今前輩長老凋落殆盡而知者鮮矣非為文以刻諸石恐久遂湮泯敢以請於先生予謂先王之世君子之所務者義與命而已故曰君子義以為質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惟其務此是以於事之當為者勇

為之橫逆之來焉非其所自致者受之而不報以待夫天之自心也後之君子不明乎此於其所當為者或不為有所不得則盡其智術以逞於一時卒陷於不測而不悔此孟子所謂匹夫也若處士者真可謂安於義命之君子矣子孫之福至矣而益盛者天定故也若是有不可表邪故為書之使刻諸墓上

去叔異墓表

安吉縣學教諭袁君諱同字舛異洪武丙子卒于官明年二月照美于泰和縣西之凡山不吉又以永樂年改葬于原又年其子範乃來求予文表之墓上按索氏之先自金陵徙泰和世有顯人至君之曾祖忠憲祖孫徐父正皆不仕然皆有學行為人師君生而穎異

十百言稍長從鄉先生陳心吾受易經入鄉校為弟子凡在學者皆莫能先君為文章宏肆奇偉而言論馳聘開合不窮語嘗傾一座其事父母處親戚朋友油然愛敬之施學成貢入太學由太學出奉使浙江藩府大臣皆稱以為能歲丁卯領應天府鄉薦明年授安吉教諭能以所學教諸生其淳詭不法者君以一語折其心皆怙怙為善良故學者多所成就君之才通練足以有為其在安吉於廟堂學舍解字及器用小物靡不整齊完好人謂君小試乃如此使其大用可知而不幸已矣其卒時年纔三十四嗚呼天之於君何其若是哉自古大賢君子負傑出之才而不試於用者不少若君猶得為教官以少見其才而人能如君者又少也蓋其隨俗變化夷高以就下上無以教

下無所忤式然則如君者可勝惜哉使君尚在而當佐理之膏推其所施者而大施焉則人將無遺利矣而乃止於此豈非命耶雖然賢者必有後天之道然也故君之子範以才俊稱於人今又為邑庠生將復進於顯榮以食君之報而且以沒以顯其親以予文之不美其何足以稱孝子之心哉然不可辭故論次之而使鏡諸石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凌君墓表

宣德九年八月十五日中午順大夫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凌君昱如以疾卒于官年五十三朝廷為遣舟歸其喪于湖州歸安縣將葬于所居琅琊鄉山之原其幼子啓既請右都御史熊公銘其墓矣復來請予文表諸墓上曰啓之兄毅以養祖父不克來京師今歸有期亦不能俟其

爭也故啓敢以請凌君嘗入翰林與予接又同朝文且知義不可辭君諱安然字晏如自少力學問尤工書其楷書學晉小篆則師秦相早有名鄉邑

太宗皇帝銳意文藝必欲追配古人君優游館閣益自勵務欲稱上意

仁宗皇帝在東宮雅知之常令繕書以進今藏于秘府永樂十五年擢拜吏科給事中以恭慎舉其職日侍上左右有所顧問敷奏詳明同輩皆推服焉

仁宗皇帝即位陞吏科都給事中益慈憇不懈人未嘗見其過舉今天子即位三年大正庶官以脩百度以君為

右僉都御史蓋是時持憲者多以賄聞由是用君其間君感上知遇確然自守不為吏所惑思欲稍拯其弊事有

不可即懇懇為其長言之多見聽從然猶膠箱牢密君未
及有所振舉而以內艱去蓋在任不二年君去而其長及
凡附託者皆得罪矣服闋仍為右僉都御史兵部以武職
貼黃久不清請會官清理如故事 上以命君若與翰林
侍讀苗君衷皆從事於此同力一心固有漏失有顏鎮撫
既卒子孫當一人繼乃復以一人冒官三十餘年無覺者
君閱其實乃奏罷一人又着令凡武官有靖難功而無子
者不忍遽絕其祿得以暫或義兒一人繼不再反也有張
指揮者既以義兒繼矣又欲冒及其子因有所調發託統
帥以疾言豫以子代亦十餘年矣君亦奏請罷之其臨事
用心不苟皆此類而不能久於世豈非可惜哉曾祖 祖
德皆不仕父彥能歷官至應天府通判坐累罷居均州

仁宗亦知其為人因君為都給事中即命冠帶造朝以都
給事中致仕歸湖州今加封右僉都御史君初娶周氏年
卒有一子曰敬再娶唐氏四子曰啓肇敦敷於乎自古聰
明才俊之士遭時奮身皆有志於功名以顯當時傳後世
然而不至於大有建立而卒如君者何限蓋莫非命也使
君而得永年其所立豈小哉今雖不幸而其居官行事之
善不可以泯也故表諸其墓

楊慶士墓表

泰和楊慶士從進以永樂十二年 月 日卒于家年

十年 月 日癸千秋鄉過露塘之山下復十八年其

配郭氏孺人年八十亦卒附于慶士之墓又七年為正統
二年其孤子琦子斌子珮相與謀曰父母之莫賤有銘以

納于墓矣。若又表其德於墓上，豈不益明顯而延聞于世
乃以書幣來北京，請子文將以刻諸石。子珩子女兄之夫
而子城、子珩皆有連子，雖不得辭，然縻於職務，未有以復
也。久之，子珩又以書來，連文曰：子知吾親宜無愛於言，乃
著其實，俾揭焉。楊氏故大家，而族屬景繁。處士世居汝南
坊，號上園。楊宅曾祖某，祖某，父某，雖不仕，然皆富而有文
有元之字，盡失其故業。處士恭儉勤慎，務不辱其先言行
必由於禮義。初娶東門劉氏，賢而有婦道。處士思再造其
家，實克相之。劉孺人卒，處士求同德以成其志，遂以郭孺
人繼焉。郭氏世居縣西之大溪，孺人則柳溪之曾孫景宣
之孫也。卿之子也。資稟端重，色溫而氣和，歸處士，允謹於
內助。處士孝念其親，必盡誠相祀事，其撫育孤姪，則加之

以恩，親賓往來，處士款洽於外，而人治具於內，必潔以豐。
歲時饋遺，輕重疏數，必適其宜，撫異母子如己。子衣服飲
食必均，所以訓勵之者，亦無彼此之殊。處士勤於治生，產
業日盛，而孺人樂儉，素未嘗侈費一錢，以故家益裕。皆處
士之志，而孺人成之也。處士既卒，三子因其所遺，各置別
業於西鄉。孺人亦厭城市，喜田園，故與迎奉極甘旨之養。
鄉人以孺人有福，而其子能孝，莫不譽歎焉。處士三子子
珩，子城，到孺人之子。子珩，郭孺人子也。女八人，皆有歸孫。
男八人，雖繼綸，纓緘純，雖領鄉薦，為河內縣教諭。今已
卒。孫女元人，曾孫男三人，憲應，懋，鳴呼。元季兵亂以來，大
家世族之淪喪者多矣。高門大宅廢而為丘墟，子孫亦降
為輿隸，至或湮滅而無聞。其能備復舊觀如上園楊氏者，

誠少蓋由處士之孝不隆其世業而又有鄉人之賢以為之助也生既同勤以成其家死又同葬以安其魄則皆表著其行而便同不朽焉豈不宜哉故為次第書之使後之人有則也

處士胡公墓表

處士胡公諱環字子巖泰和社溪里人社溪之胡分自黃漕蓋南溪丞箋之裔宋季有文可者從文丞相勤王卒死於其事之又可子南耕以平溪洞勞得巡檢南耕生建德主簿獲翁後翁生守良守良娶顏氏而生公公性孝友父母年皆八十公善事之得其懽心伯父守澄無子公事之如父父母以奠祭無違禮而哀慕久不衰公同產惟一弟公必愛敬不至割田以奉之又待其從子

以禮而處衆人以和歲時祭享及冠婚喪葬一皆盡其道其有不給者調之祖業墳墓勤於展省非有故必自行於延師教子甚切每出貲以倡族人內外屬子弟有願學者皆受之使學諸子所為少涉非義即厲色訓戒必改乃已赴人之急不啻為己人有假貲無不應或不能償不責也得潤或以義交朋友以信撫下人以恩接鄉黨以誠當時名士類人有過公者公敬禮之至諸公亦甚愛公必相與借洽傾倒然後去晚年付家政于子而放意山水間超然自樂也宣德乙卯十月十三日以疾卒年七十五凡知公者皆哀惜之其年十月初五日葬其鄉禾坑之原娶永新蕭氏有婦道先卒子四重簡重運重通重宣女三嫁嚴希賢蕭鑑蕭建亮鑑為翰林編脩孫男十八曾孫男二人編

備嘗謂予言鑑外父實有淳行而以隱終吾妻慮其善之不傳知錕辱愛於先生屬請文表其墓予未暇作今年重宣來北京申諸兄之言而泣拜以請因憶往年過金臺訪子姻家嚴君誠仲公來顧予得拜焉觀其容貌作止而聽其議論信所謂隱君子也夫一鄉有君子則一鄉之人皆興於為善有以成賢才美風俗雖便父生於世而不厭今公已矣豈獨一鄉之人惜之雖予亦深惜之也其為人如此豈可使無傳哉况公賢子重宣以請於予而予之姪獲又重宣壻也詎不可辭故序其實使刻諸墓上

李處士墓表

處士李公字又新世居泰和文溪里與予家相距不百步而長予二十年最相好其年與公同公今年孫誠來北京

奉其父懷慶太守湘之遺命謁予曰先人疾既彌留呼誠告曰尔祖墓石未有文吾深以為歎知其善者惟侍郎王公吾嘗請表於墓上則訖許諾矣我死尔以吾言為請而刻之則吾目瞑於地下今吾父雖沒而言存敢以請拜且泣予為之惻然曰尔祖孝弟人也予知之不可使無傳於後世宜而父子之請於予也公曾祖仁可祖宗明父雲龍皆不仕而皆為善人長者母蕭氏前進士子上先生之姑賢而有家法公既受教於家外則從良師由是能善其身與子游時年已四十餘矣而母尚在堂朝夕奉其起居澆扶其顏色調其衣食寒燠之宜或有不豫則惕然以憂躬治湯藥而敬進之不暫去左右勿藥而後喜可知也死可成惇厚樂易公事之無違禮况言動不敢先均憂樂者無

於事當國議者則從容和順唯兄命未嘗有乖其請而行必咨審於理不肯稍涉非義豪傑之徒相射利舞文飾詐以陵人與凡擣蒲博奕俳諧聚醜之娛皆不與唯故人親戚有急則必赴經營佐助曲盡其方殷勤篤厚之意非衆人所能及嘗作肆居善藥戒諸子曰此非獨為利亦欲市義必平價以售有急而無貲者則貸之不責其必償其所以治家訓子孫無非理者湘從子遊隸庠訓勵之尤切其事師親友皆資給之使得如志以學故能有成立其行如此非所謂一鄉之善士歟永樂癸巳正月十九日卒年五十六娶蕭氏有婦道子六人曰湘懷慶知府曰浩固安教諭孫男二十人曾孫男九人公初美里中窳背祖墳之次以其地不言諸子孫又將以 年 月 日遷于 之

原而樹表墓上於乎人道莫大於孝弟蓋所謂禮之本也世之人乃謂不足為惟逞志於所得為借擾取而報戾之惡滋終臂闔牆而陵犯之風作如是而欲刑其家封植其子孫可得邪公敦行孝弟而又推以及人雖不至寵榮而諸子享其福此德之應也懷慶至死猶不忘顯親之孝又有孫若誠者切切焉以成其志皆公之德善實啓之以是而鏡諸石足以垂耀於後且不獨勉李氏之子孫使世繼其美亦欲使觀者有所興起云

嚴氏兩處士墓表

嚴氏兩處士泰和人伯曰玄齡仲曰玄晏皆質直坦夷端厚周慎非其所當言者未嘗出諸口非其所當行者未嘗發諸身凡智術機巧衆人夸詡以為能者未嘗形於念慮

至於聚博醪飲慢戲佚游之事亦未嘗厠跡其間讀書為善思不忝其世洪武初儒道浸盛玄齡甫以所學施教于里中里中子弟多從之者有司聞其無害舉為吏處士曰吾士人顧可為吏邪不就強抑之遂避去有司怒其件已置名彙牘中益求之不已處士益自悶不與世相聞稍稍出遊四方久之得免歸鄉里與親戚故人相款洽其言行不異於曩時勤儉自足無一毫外慕意蓋置蕩然樂也永樂丁亥月日卒年十殯所居東之魚池上玄晏甫初與允同居縣西鴈塔巷後乃徙金臺山中既攻儒書又喜治醫術以濟眾與子先公篤誼如兄弟其制行又高而言必顧行一鄉之人服其教破其澤縣令洪俊敬信之如普龜屢託以事無不當於理者隣邑民嘗作亂朝廷遣葉

城伯李公率兵討之公亦知處士賢用其言良民免難允多承繫而全其室家者不少平居振窮恤匱解紛釋難允多承樂戊子十二月十七日卒年五十五葬五十一都方橋東岡之原蘇氏之先自金陵徙泰和世以官學顯而又以貴富有名宋元之亂盡失之惟儒業不廢處士祖存忠不仕考尚德萬安縣典史母胡氏兩處士實同產玄齡甫娶王氏直之姑生二男字謙仲仁仲一女子嫁劉士高再娶劉氏生一子晚仲孫男一玄晏甫娶胡氏母黨也亦生二男子誠仲文仲二女嫁黃至烈劉伯遯孫男六誠仲發仲兄弟謀曰惟吾二父相友愛甚篤非他之為兄弟者比嘗恨遭變故不得與同處今不幸已矣其可使終異邪乃舉玄齡甫之喪亦葬于方橋東岡之原同域蓋欲其有以慰沈

於地下則年 月 日也鄉人過者皆曰此蘇氏兩處
士之墓必致禮而後去至是誠仲兄弟同以書采京得直
為文表諸墓直念幼時常得侍左右聽其言觀其行凡所
以教者必本於孝弟忠信蓋用其所有者迨後小童孺然古
君子之風至于今不忘以直之愚其何能光照令德於久
遠哉然不敢辭也姑述其槩俾揭于墓上

劉氏歸仁序

劉氏於寧為大家其曰宗仁號靜山者則其族之潔然
者也靜山之曾大父景新大父友貴父文福皆不仕而皆
以忠厚聞里靜山生而英偉喜讀書未嘗慢戲俟時為
先輩皆器室之長而才識益充善剴繁治劇公私諸事皆
自任不以煩其親朝夕教養父母之心懼焉親

禮課里奴治產業勤儉自持家日以裕性尤剛毅守
法遇事必公其是非不曲隨苟止親賓過從論政務究
理語嘗於其座人人亦莫有間然者兄弟相與怡愉和樂
盡友恭之義自以早年廢學見幼弟本穎教延名師教之
遂以儒業聞縉紳間嘗掌其鄉糧賦及領千夫入湖湘伐
大材輸京師撫下有方人人樂從故不擾而事集晚讀老
子好清靜聞武當山天下奇勝神人所棲止遂往遊焉徧
歷諸岩洞莫有所得悅惚遇異人授以道要悟而歸退居
西澗之阿超然有出塵之想一日微疾諸子侍側惟勉以
孝弟不及其他語罪而終永樂廿二年五月十八日也享
年五十九宣德元年 月 日棄歸仁里高屋上之原配
孀人王氏諱珪直之從姑也蓋曾外祖用則公於洪武初

為寧都訓導因家馬生從祖子才娶嵇氏而生孺人柔慧
耐善閑於女紅父母愛之為擇塔得靜山遂以歸焉時有
姑在堂老而病孺人事之小心敬慎嘗先意承志姑喜其
孝稱之六親凡靜山之事親處兄弟睦宗族惠於鄉黨隣
里皆能成其志王氏無主後墳墓孺人皆主之祭祀展省
各以其時而哀慕加焉治家謹肅訓諸子孫女婦皆有法
內外秩然靜山沒後二十年素服終其身正統九年八月
二十六日卒年七十八子男五讀書循理克承其家女一
孫男二十二女十一人以 年 月 日附于靜山墓
右於是諸子謀曰吾父母皆有令德宜表墓以昭來世庶
幾永永不朽乃遣澄來北京以鄉先生黎達所述行狀授
直屬為文直嘗聞司訓公家寧都而嘆不得訪其後前四

十年直濫官翰林而靜山實來京始得拜謁為後
傳而遂已然尤幸有姑在且靜山篤誼君子也慶
有所託今皆不幸已矣豈特劉氏失其所以為慈者而直
之心亦委然不盡然以悲而惘然自失邪為之
彰其德於無窮直安得解作歸仁阡表使刻焉

故禮部主事龍君墓表

龍氏居泰和甘溪為大家世有顯者至君曾祖以
述父仁安皆不仕而皆以行誼稱於鄉君貴乃得
承德郎禮部祠祭主事母湯氏封安人君諱樂字
重顯敏喜讀書為鄉校弟子員夙夜不懈凡所著
新意朋輩皆推其能永樂甲午以詩經領薦為然
覲不果仕所居歐隘不足容輿以父命作室先

親娛樂共十二親浚表羹皆盡禮而典諸弟友愛尤篤黃
產隨所欲得皆讓之無吝意鄉族故舊有急賑之恐不至
人有爭辨不直者多求直於君會試不偶入太學甲寅有
詞琴之命宣廟上賓奉行喪禮屢慎無闕失人以為難
今上初即位海外諸蕃國皆來朝事畢而歸擇廷臣知大
體善撫馭者送之廣東宴餞而遣之君奉命以行宣布
天子德意人人感悅已未調儀制主事當朝廷清明積
古右文君數恭將事象以為善於其職禮部每會試天下
士薦內外執事家切者必以命君壬戌試畢當出院君得
風疾輿歸治療久弗愈君嘆曰吾年已六十而病如此豈
可以不去吾其歸哉即上章乞致事上許之既優游田
里有以樂其心而無勞於其身疾稍間未嘗一出至縣城

惟教子孫以讀書為善兄弟相與恭愛隆然既而二弟泮
照泮鉉相繼卒君哀傷不置疾復作以正統丁卯十一月
初五日卒年六十四初娶蕭氏靖江長史用道之女封安
人再娶曾氏翰林庶吉士與賢之女以子文貴封孺人皆
有賢行子男二長熙次文皆蕭氏出君在祠祭時文已取
進士為中書舍人日與君同朝時人榮之既滿舉為吏部
驗封員外郎今熙亦舉明經得泰和縣學訓導歸未至家
而君卒矣女三嫁嚴叵楊藻者皆已卒其三適蕭氏餘未
行孫男五曾孫男三文聞訃慟絕將歸治喪詣予告曰文
兄弟二人而文早竊祿京師兄熙今亦忝教職富先人疾
至時皆不得奉湯藥既卒又不得視殯歛不孝之罪大矣
惟其德行之懿若不能表著於後世使永永不朽則其罪

孟大將無所容敢請文以表於墓上子與君婚姻家自遊
鄉校時已奇君及官翰林貳禮部君之言行接於見聞無
非子所愛者蓋嘗以遠大期之其後予知貢舉君在試院
實助予孰知由此而竟以病去嗚呼今則已矣其可復得
哉然君有令子汲汲以顯揚為事此可見其德之致故為
序述而使鏡諸石百世之下欲知君之賢其尚考於斯

先伯祖贛州府學教授王公墓表

王氏之先居金陵晉太傅藻之後南唐吉州刺史崇文始
留家于吉其從孫宋禮部侍郎贇又徙居泰和世以宦學
為名家至君高祖虹溪先生字仲可曾祖芳洲先生字本
初祖天隱先生字性夫皆不仕而皆以文學德誼重於詩
考西山先生字民則元季為贛州路先賢書院山長

于贛州尤以博學多才顯名公其長子也諱在字子所天
資粹美器宇宏深穎然出儕輩聖經賢傳諸史百氏之書
靡不讀而皆能造其精微為雋都縣學教諭兵亂學廢
國朝混一字內首詔天下建學育才擇賢師儒為教官贛
守鄒奕以公薦江西行省會諸郡邑所舉百餘人試之公
為第一遣之京師吏部試在優等遂授贛州府學教授公
端嚴以處己和易以接物其所為教因傳以求經由體以
達用究物理之妙窮治教之源陰陽鬼神之奧禮樂制作
之文博極古今議論精到學者有所據依以成其業類之
人才彬彬輩出既滿授登仕佐郎俾復任洪武甲子復開
科取士公之弟子陸載許恒王本道嚴鵬皆以明經中其
科明年取進士登朝籍人皆推公為善教而公老矣然猶

海人不倦士之貧者公常衣食之恩兼盡他之為師者莫及也顛大郡多才賢且交廣所由道凡仕於顛與士大夫過顛者必謁公聞公言無不意滿而去洪武庚午三月二十三日以疾卒年七十七娶周氏有賢德子男一曰伯時女一嫁秦和彭原德孫男一曰善學曾孫男五公卒後二年壬申葬顛城東望城鎮其山已內其向戊乾嗚呼公之考直之曾祖同母弟也故直於公為從孫德四五歲時公奉表詣京師歸至秦和舉祀先之禮拜跪登薦極其誠敬謁天隱公墓下涕泗交頤感慕之情不能自己直雖幼已慕公之孝見內外屬子孫循循誘接惟恐傷之教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諄復之誨出於至誠復見公之慈親戚故舊老者教以待之少者謙以撫之閭閻細人拜

公者必問所業加慰勉焉人人感悅又見公之饘餐中禮後稍有知可以受教於左右而公不可作矣及官翰林從今少師楊先生遊先生常言公淳直無華言行一致无怙於勢利樂與人為善凛然古君子之風昔顛郡庠有彭生者家甚貧公每賙給之使學後為御史請歸菟齋熊氏故士辛勢燭熏灼禍福予奪在其手一郡震動見公執禮甚謹思厚報公數請所欲為公知其必以此敗諫沮之謝不與往未幾果得奇禍又嘗策以女媧鍊五色石補天事為問諸生不能對請於公公曰聖神之事固非後人兩可知然以吾意推之天豈待補哉調和五行之氣彌綸天道之所不及使之確然有常而無間則人民育而品物蕃此易所謂裁成輔相之道也諸生何疑焉公之與學卓識

出於常情之所不及類如此直生也後竊嘗慨嘆不得聞先生長者之緒論是以寡昧闇劣無以紹前人而思公益深至是善學羅高要亟歸田里遣子鏗來北京告直曰公之葬已五十餘年而墓前之石未有文此誠善學之責亦爾之責也爾其圖之嗚呼直豈能究知公之萬一哉姑取公門人興安令周永爾述與直之所見聞而次第書之使歸而刻諸石

母舅歐陽公墓表

嗚呼是為直之母舅歐陽公之墓公生元至正丁酉七月初九日以今正統癸五十二月廿三日卒年八十七直於是不勝其哀憶四五歲時先妣泐人棄背未幾先尚書公以事去當時直幾不能自立荷公之德以克至於今思欲

公而未始知志今則已矣直之心其哀也直初從公時年十三公衣食而教之蓄常置諸左右隨事訓切之使必循禮蹈義以毋辱其先直服膺不忘後二年遂去公而歸然所以趨善背惡不陷於惡者猶公之教也公之德施於直大矣然無以報萬一則直之慙負豈小邪歐陽氏世居泰和縣治東公之祖復之有隱德世稱長者考日前先生為江都丞臨淄知縣其文學政事見直所為傳公詩淮字子白外大父卒時年十二從直先祖竹亭先生先考侍郎公學天寶絕出時輩罕比學成去為人師時廬陵永

和陳德星為文擇賢壻得公而館之故遂家永和永和之人爭禮為子師其脩於身以孝弟忠信為本而亦以此教人凡受公教者皆循循為善良其所為文清新典雅師韓

柳李杜諸大家尤二音得晉人楷法隱然名動一時四方
士大夫過永和者必求教於公公俊爽不羣有治才而不
樂仕進泰州學嘗聘為訓導不就平生交游甚多惟少
楊公士奇侍讀梁公淵之宦莫逆數欲薦公公力辭曰吾
施教於鄉教行即道行也奚必為政哉永和風調雨順
祀聖人像每朔望公與諸儒必祇詣行禮畢進講或中
與講學焉至老不衰殿堂公與諸儒之式禮也
地必請於官蓋役焉乃已
儒之力也郡太守歲行
至是乃以疾終儒人陳氏考
恙二子儀儀皆為士女六人蕭
介鯉士元庸敏其婿也孫羅四人性怡愉儀等以公卒之

命直為文表諸墓上直既哭以受命哀傷之至言不能成
章燕不敢慢也昔秦康公送其舅氏晉文公至于滑陽而
作詩序者謂康公之見舅氏蓋如母之在焉直之心猶是
也常恨相去之遠不得數見公每一念之而思母之心益
切益不知涕泗之橫流也今公已矣終不可一見矣欲報
之德亦無所自效矣則直之哀思有已耶蓋抱痛以終其
身而後已也用是表諸墓既以著公之德亦以寫直之衷
云耳

楊家士墓表

翰林編修楊鼎既喪其父康士君美于長安塔坡鄉之先
塋六年矣今年來謁予告曰先人之墓少保江陵楊公銘

其墓矣然未有文表諸墓上懼無以昭德于久遠敢請之
先生子與鼎有斯文之契不得僻君諱森字德姓其先華
陰人後乃徙居長安久之又占籍咸寧居郡城之永昌坊
曾祖孝古祖伯安父惟敬皆不仕而皆以德誼重鄉邑惟
敬娶李氏實生君剛直簡靜不啻合於人事父母盡孝道
博觀諸書而獨邃於陰陽數術以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干
推衍之決休咎有奇驗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大要
欲人趨善以求福不肯徇俗好所居襟植花卉以有娛富
貴利達不一動其意休閒無事婆娑獨遊或高視遠覽從
容嘯歌怡然有塵外之趣嘗曰吾祖宗積德累仁子孫當
有興者乃遣鼎為學官弟子所以教導者無不至正統己
未擢進士第二遂入官翰林士大夫皆稱君之善教鼎之

善也 是年十月初七日君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

安魏氏早卒無子繼室劉氏生二子長即鼎次鼎之二人
嫁王楠吳吳古之君子不必皆貴且顯也要在有所自立
今君雖不仕而善足以稱於世昔淮南有處士征君以孝
弟恭愛聞鄉里教其子取進士甲科荆國王文公以為一
鄉之善士作文以表其墓至今數百年人猶知有征君者
以荆公之文在也若君之羨固不讓征君而鼎之賢所以
顯揚光大者蓋未可量予文豈足以為君重哉姑為表其
墓以俟

姚氏二親墓表

桐廬姚君惟善以永樂丁酉四月廿五日卒于家年四十
四殯于里之文化山下宣德己酉二月廿五日禮葬其鄉

寨雞山之陽正統丙寅六月六日其配孺人申屠氏卒于
北京其子吏科給事中璉之官舍年六十七夔兄弟奉推
歸卜以年 月 日合葬善君之墓而自為狀來請
曰惟吾二親實有令德以信艾後人而先考乃早棄諸孤
先妣幼躬盡節以教以育茲幸得祿可奉朝夕矣而弗克
終養此夔兄弟所以摧慟而不能已也今奉柩合葬庶少
惻死者於地下惟其德善恐之遂沉泯頌先生表於墓道
俾永永不朽為幸大矣子嘉其孝故不辭君諱善性善其
字也曾祖定祖鼎父伯華皆有隱德君安貌豐偉襟度廣
曠雖不拘小節而行不違道事父母以孝聞養生送死
中禮節處兄弟極友愛伯兄嘗被役於官君請以身代
勞不怨弟為太學生則厚資給之使學及令洛陽君

未嘗一徇視好仁急義出於天性鄉人楊甲父喪不能
為治棺槨葬之外女孫崇氏親受無所依長育之使有
其也賑恤之思難施惠尤多與人言必依於忠信人有
不平腎以理諭無不悅服皆稱為長者卒之日
不聞嗚呼之聲哭之皆哀傷人亦相慶故家父文齋以行
誼稱而 氏時年卒大父母以屬家婦俾善視之
察其賢 曰使此為男子當大母門而惜其女也然
不宜與小子年十五為擇婿遂以歸 事舅姑孝教婉順
能得其性心祖母楊氏性嚴難事姑獨喜婦人每舉以勸
諸女婦 君能相其志閨門之內肅如也君卒孺人纔三
十六以貞靜自守而儉約持其家君初在殯未克葬每一
念之輒哀慟欲絕逮葬乃已歲時奉祭祀處內外屬侍鄉

鄉賓客皆適其宜訓諸子各務所業以不辱前入夔家幼
親教之善遣入邑庠受學脫簪珥以為禮夜則秉燭以課
勵之見其與賢者遊則喜不然則嗔然怒曰汝父積善以
遺汝蓋與汝大有立而汝甘為不肖子邪夔於是自勉以
底于成之官近侍迎養來京師而猶子龍為刑部主事二
子暮歸侍左右詢其職業隨事訓戒之皆合於理道在朝
士大夫聞之莫不譽歎其賢孺人家居三十載冰清而不
剛其善行達識又如此不賢其能是乎五子女一孫男子
三女四古之大賢君子卓然有立於世者皆本於父母之
賢然使俱存則其成易矣不幸而失所怙為之母者蓋亦
慈無威然亦能成其賢者雖母之善教實考之德有以庇
賴之也宋廬陵歐陽公是謂大賢君子也表然為望

天下實由乎母之教而君子必歸於其為之仁今世
君與孺人所以積於躬而冀望其子者不異於歐陽公
彼之能久而不泯以龍岡之表在也子言何足以擬之然
夔方盛年而進用未極其勉於德以顯揚乎親者當益大
安知他日無若歐陽公者以為不朽之託哉姑論汝之使
刻諸墓上

故爵林州同知張若墓表

張氏之先洛陽人五季之亂始徙家秦和宋熙寧中有兄
第二人同舉進士曰汝賢為江淮發運使曰汝明為湖南
觀察使皆有盛名而家益大有譜牒至君之曾祖君瑞祖
文良父子禮皆不仕文良長身玉容言行不安鄉稱善人
子禮則謹於事親而勤以植家自少與翰林侍讀梁先生

友善及君則又與先生之子候官令林家嘗同學有麗澤之益諱鐸字振文有邑庠生充貢入太學友天下之賢而學益進謙恭自持謹於禮度歷事兵部禮部俱以謹慎得名歲丙辰有鬱林之命鬱林隴越地自昔稱僻陋之邦其人知力田務本而秀民亦頗好讀書然風俗未盡淳君一以寬簡為治而民安之乃興學校中廢條暇則躬詣明倫堂集諸生講論豐其供給蠲其徭役以課勵之由是諸生皆勉學以圖仕進民有兄弟爭訟者君諭以大義使退而自思往往不終而羅州南有廢地弗治君教旁近民使墾耕而食之曰吾不與汝稅也人知君意在利民凡廢地皆墾耕郡中幾無遺利於諸壇壝所以事神保民者皆治於以時由是水旱疾疫禱之輒應而民受其福田州人爭地

捐闢殺久不決藩省大臣知君可任乃奏及請旨贈送官屬往平之宣布

天子恩德與不忍加兵之意按圖誌考故實俾各循其舊一毫饋賂不得行於是皆脫服而羅壬戌述職朝京師奏課在優等歸至郡得疾惟年二子志在側醫藥弗效志嚮于神請以身代亦弗應在草謂志曰爾幸領鄉薦宜益勉於學以顯親揚名毋忘言說而逝壬戌八月十五日也距其生洪武丙寅十一月五年五十七初娶羅氏先卒繼室曠氏子男四女二孫男八人志奉柩歸兄弟卜葬于龍洲之南園以羅氏諱亥十二月廿二日也癸巳九年志自太學選為南京刑部主事當之官來求文表墓上子與君同里嘗同游鄉校而君少子七歲見其端重樂易每以

睦大期之及遂職來朝上其課心益為喜謂其福祿榮名
蓋未艾孰知去下父而君已矣志之才器又有過人者今
發軔仕途而即登顯署官六品天將以君之所餘者申錫
之使於揚名顯親而大發焉以成其志則君之德善足有
徵於後世矣故表諸其墓

銘

忠孝堂銘

國家之興必有豪傑卓越之才達乎忠孝之大節者以翼
昌運續世功然後能享萬爵重祿以傳于子孫而延之久
遠若太師英國張公其人也公之尊府河間忠武王昔事
太宗皇帝于潛邸掌護衛其安度雄爽知畧超邁而武
勇絕人最為上所親任及靖難兵起

上每授以成算戰勝攻取無難者謂將
提兵從王王嘗詔公曰吾受 上恩思報 天業以報殊
賜爾當勦力一心庶幾如吾志古人以寧君不忠泄官不
戰戰隊無勇為非孝爾能盡忠乃所以為孝也公頓首受
教獲率兩部控鋒陷陣兩向有功未幾王薨

上嘗皇帝素奇公召而慰勉之俾以其兵自效曰爾毋忘
爾父之志公感 上之德與先王之教益自奮勵卒成大
勲凡 上有所命南征北伐無不盡其心奇畧偉績載之
信史功名富貴無出其右者迨事

四聖小心寅畏前後四十年如一日公既受顯爵位師臣
王亦膺隆命配享 太廟此忠孝之報也暨脩
先朝實錄公再為監脩 今上皇帝緝熙聖學公實知經

廷事敬恭朝夕從容進退凜乎儒者氣象嘗謂直曰先王
以忠孝為訓吾既奉以周旋不敢失墜雖幸而有立然今
老矣惟列聖之大德不敢忘於心而亦敢忘先王之舊
訓乎因揭以名堂將終勉之且使吾子孫登斯堂者亦思
所以繼吾志日夜勉焉盡心於其職庶幾負於國而亦
不辱其先子宜為我銘直聞之忠孝臣子之大節天理之
當然也誠能盡其道則必享億祿之業而子孫保之昔者
召穆公能嗣其祖康公之業有功於周宣王錫之圭瓚詔
鬯以祀其先祖又錫之山川土田以傳其子孫詩人歌之
至今誦焉公嗣先王勲烈著於國家榮耀大實育累
朝之錫命誠無讓於穆公而先穆公以忠孝自勉且以勉
其後之人國家有億萬年之慶張氏之福亦豈育焉哉

乃為之銘曰

天生斯民賦厥衷為子必孝為臣忠惟師與公德兼崇卓
立宛有前賢風桓桓先王才且雄捧日直上扶桑東奄
然馭氣起鴻濛祗率遺訓績武功披雲卷霧開晦蒙九霄
奮躍攀飛龍宣威蠻貊靡不通明明

列聖眷遇隆仁漸義洽息豐形紀勳旂常銘鼎鐘王亦顯
祀升闕官周家召虎庶其同孜孜夙夜懷謙冲揭以銘堂
圖始終勗爾後嗣躡令蹤事君奉先益敬恭

國家萬年福無窮

古樸子銘

雲南右叅政浦城陳君遜字必恭始自進士權陝西道監
察御史以績累陞今官其言行皆法乎古於世俗紛華

傷之習皆不涉於心人皆稱其古樸必恭亦因以自號其鄉友陳先生士希為予道之子嘉其志而欲其久而不渝也乃為之銘曰

維古之人循其自然不斷不雕而淳德以全維後之士趨于巧偽愈肆愈偷而流俗以弊繁古樸子若此之繼維先民是程維大猷是經既不詭隨亦不矯激其言其行維質維直柏臺崇崇徽垣子于政罔不成民罔不孚嗟哉若人可以勵俗敬慎不渝以終爾發

著存堂銘

著存堂者少保戶部尚書蕪

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公祀先之堂也初公之尊府少保公嘗闢所居東偏之堂以祀四代祖禰而以著存名之祭

酒胡先生為之記然局於地勢祠堂之制未備其心益懼然弗寧至是公購得鄰壤乃大作祠堂奉安神主而祀焉前後四十年父子相繼始克如其志蓋可謂難也已夫君子之於其親必有追遠之道焉親也者身之所從出辟水土之本源也於此而不致其情則亦惡手致哉是故親之羹也則必反其神既祭以安之矣然而日以遠也遠則忘之而孝子慈孫之心則未嘗忘也時至則思思之則必有以將其誠而祭祀之禮行焉是所謂追遠之道也然古之祭者自諸侯大夫士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禮也後世以來廟非賜不得立而獲受賜無幾人故仕者雖有爵以榮其身而無廟以祀其親君子惜之新安子朱氏乃捐益就中而定祠堂之制自庶人以上皆得祀其四代之祖

補其制雖異於前而禮則隆於舊厚倫美化之意於戲武
矣然非篤孝之君子則亦莫之能為也公之為此既本於
朱子至其奉祭又一用朱子之書內齊其心外備其物盡
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故肅然如有見儼然如有聞
聲音容色心志嗜欲不少湏臾忘之恍惚神明之在其上
此著存之義而詩所謂思成者也公之篤孝如此蓋民之
表也其俗之歸厚可知矣公既以胡先生所為記刻諸左
壁而以書來命直曰子宜為我銘之直之從公舊矣詎不
可辭也乃為之銘曰

名家肇慶古陸終祠堂翼翼居南東前作後繼偉兩公成
此締構蔚穹崇美哉四室儼在中列祀祖考甚嚴恭秋霜春
雨心為悅籩豆簞簋潔且饒牲既肥酒旨豐孝孫祿獻

肅禮容精誠昭徹相流通神靈來享陟降同權忻醉飽

恣恫散為和氣為祥風儲休委祉紛疊重宜爾後嗣之愈
隆我作銘詩垂無窮

鐘銘

鐘之作官府以謹朝夕浮屠老子之宮以嚴祠祀而近世
富室多置焉何者予既作祠堂以祀

祖考諸子亦莫不之意亦首置鐘子則兼取謹朝夕之義
欲以警昏惰故特非因推

祖考示我子孫之心而為銘曰

有鐘在縣聲聞于天祠事則甚虔然惟德是先進脩之功

夙夜當懔懔若沉酣於麴蘖之毒恣肆於衽席之安雖殿
殿闐闐而聽之藐然迷天理之途溺人欲之淵昏惰而弗

俊既不可謂孝亦豈曰能賢則神游歿之而何福之有焉嗟爾子孫豈易弟愆勉而有成百世之傳

嚴氏墓銘

嚴氏於泰和為大家其先自金陵來後有萬行君子曰玄晏甫又徙居金臺山中二子誠中之中皆能世其家乃作堂祀先而鑄鐘庭下以供祀事子誠有世好故為銘之銘曰嚴氏之先來自金陵世有令德脾父顯與會堂之遷齊玄晏甫孝友忠信不吝其祖二子克贊享祀益虔乃作祠庭鑄鐘在縣慈芬以薦朝夕且敬厥外曾祖考是德祖考來格無有恐恫若我孝孫福祿來同福祿來同孝孫有子永言保之羊配其始鐘聲孔迥懷越山川相以銘詩百言之傳

靜學齋銘

予友夏君仲昭早有志學問以自立於世雖居市廛之中而益敏於學用漢諸葛武侯之語名其齋曰靜學取聖賢嘉蹟之末其脩已治人之道而服膺焉學成登進士第致通顯揚歷中外三十餘年以行其所學士大夫皆重之今進為太常少卿用其敬慎以交神明而其名益顯皆靜學之效也然好學不忘故學士澹先生嘗為書靜學齋三字由是揭于齋壁而日勉焉少師蕭先生為作記而予與為銘銘曰

惟古之人學以為已學之有要曰靜而已理原於天而賦於人惟靜則專乃積諸身漢之武侯靜以成學知止有定企彼先覺不遂於邪不汨於私酬酢往來大小具宜越至

于今千有餘載功業不忘德音猶在猗與仲昭心馬靡僞
人之搖搖已則賢鷺濼溪有訓無欲故靜豈但能賢亦可
作聖始而寡欲馴至於無持敬不渝聖賢之徒

柳菴文集卷之八終

柳菴文集卷之九

墓銘

劉先生墓誌銘

翰林檢討男積編集

積鏗梓

先生諱鏞字武性示出漢楚孝王翳五季之末由金陵徙
居秦和東門世為大家至先生又徙居龍泉五世祖天定
宋理宗時取進士為著作郎出知寶慶府以卒高祖崇甫
岳陽軍節度推官曾祖昌武以長子明叟貴贈同知吉安
路總管事封彭城伯伯騎都尉祖叟廣州路學正考允
中洪武壬子領鄉薦為授安遠縣學教諭以母喪不赴洪武
甲子又舉教官至京試詔書一道稱旨授翰林檢討閣辭
以疾改廣西憑祥巡檢先生其次子也幼喪母哀慕如成
人從尊兩兄中先工習舉子業迥然出儕輩兄中先生既

沒於憑祥憑祥在廣西窮處與交趾接壤風氣既殊人跡罕及先生以不得歸骨為恨每一念之輒悲惻鄉先生晏彥文知而憐之欲成其志乃言於廣西藩憲大臣使聘為臨桂縣學訓導先生以善辭職而往授緹馬因以其情告之郡博士陳廷器廷器為達於參議班公班公嘉其奇擬以公事往馬先生不取馬之客塔蒙蒙刺棘中莫身辨識允中先生在任時所奏僅劉四者既轉入交趾而夷珠俗莫有知其先生自夜墮而哭幾欲無生既數日忽劉四從暮末若曾遇之者因得知其處啟視故衣衣冠然又刺血驗之誠是遂負骨歸莫然猶恨昔者不疾醫醫藥故久而愈悲若先生庶幾能永慕者矣先生少學之懿於經史子集皆研窮其理而樂以教人門人

子言太學登憲府仕州縣者比以而先生亦類然先生樂丁酉廣西聘與老試人恨其性達好施賑人匱惟心下及至有託其妻孥者則設規訓給如骨肉與人交未嘗以富泉易意其內行既究而施於外者類如此平生攻古文今有文集 卷以永樂十六年二月廿二日卒享年六十四吳郭氏龍泉秀州郭德宣之女有淑德婦道母儀為宗族楷法先以永樂十五年十二月廿二日卒子一人曰滋讀書為士人女二人長未行幼適儒學生彭 滋以年 月 日奉奠其父母于某所而以狀求求銘直之高祖母則滋之高祖姑也且允中先生之墓直先考璣州公寶銘之則直何敢自愛其不腆之辭乎乃序次而為銘銘曰

德足以植身而篤于其親學足以淑人而惠于困貧有蔚
者聲有炳者文昭以予銘愈久彌新

先考中憲大夫肇慶府君遷葬誌

嗚呼直先考中憲公有重厚之資有奧博之學有淳懿之
德有弘偉之文有辨治之才有恢大之量其在鄉則為名
儒其仕為廣東按察司僉事為工部主事為瓊州知府則
為名宦其所樹立卓然在人耳目不可誣也蓋自先曾祖
則堂府君先祖竹亭先生世積忠厚故自先考發之而表
表愈偉也其自瓊州丁先祖母李氏夫人憂服闋赴北京
改授肇慶知府有疾未行以永樂十四年七月初九日卒
於萬寶坊直所居之官舍享年七十五時直為翰林將
而兄信行敏侍行先考歿就五內分裂竭天踏地無一

訖乃奉柩南遷以是年十一月廿三日禮葬於千秋鄉新

山大嶺之麓文淵閣大學士胡公應龍墓前

考不謹不能擇土地之宜致有潤濕之害稱草未及柩中

乃以永樂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具棺衣物啓壙教易

之以是月日遷柩雲亭鄉聶家山七世祖妣胡孺人墓

右嗚呼直兄弟不孝不謹致茲遷易其罪深重不可容道

尚望靈魄永安於此以福利我後嗣先考姓王諱泰字伯

貞別號止庵學者稱為止庵先生敢明著之于萬世之後

陟谷遷易或有可徵俾勿壞第二子直泣血誌蓋時為翰

林侍讀丁繼母蕭夫人憂居家云奉議大夫浙江提刑按

察司僉事契家生郭公緒填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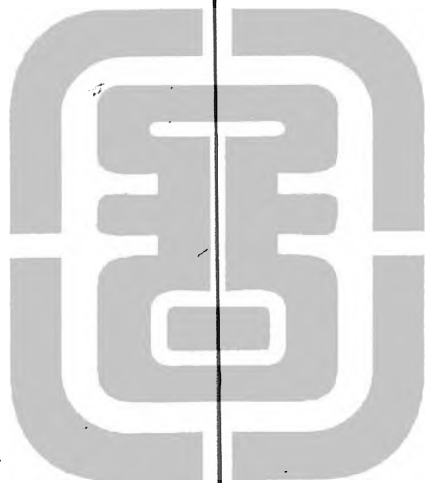
彭學禮墓誌銘

宣德元年十二月初一日秦和挑源處士彭學禮以疾卒于家年五十四其子俊領廣東鄉薦會試于禮部計聞驚慟幾絕即日治任將歸哭而告子曰俊不幸以科舉自累而遠去吾親然後之來也吾親實康強無恙其所以教俊者備至孰知去不二旬而禍變如此俊既不能躬謁親親殯歿若葬又不得銘以昭潛德之光則不孝之罪益大矣敢以為請子與彭氏世有連不可辭處士諱 學禮其字也自少能知孝弟大父直方父牀温篤愛之及壯至老益謹厚自持不肯為非禮人或以非禮加之亦隱忍不校然亦卒莫能勝也治家儉勤井然有條法常業之外不苟求妄取嘗一游嶺海青徐之間既歸不復出曰遠游厲覽固丈夫之事然為一鄉善人亦足矣日教其子使讀書為學

而與宗族鄉黨婆婆嬉游器然自得也永樂癸卯俊游廣東固頌薦而歸則告之曰汝始預薦書當益勤學不然不足以立身爾其慎之及俊赴春官教以取友事上之道尤切俊亦勉承其教未及成名而處士卒矣此俊之所以痛恨不能已也初娶同里任氏保冲之女甚有婦道生俊女一嫁曾迪先處士八年卒美桃源所居之東今年 月 日啓封合窆焉再娶蕭氏生傑孫男一曰鑑憶予為童子時嘗從先考瓊州府君以歲時過挑源拜其大父父皆質厚端確有古君子之風退而從處士兄弟游亦鵲然相親也今四十三年而見彭氏三易世矣嗚呼可勝悲哉銘曰彭氏之先以德植家處士承之質而弗華孝弟儉勤宜顯且遜今其已矣君子之嗟

故京山縣學教諭尹君墓誌銘

京山縣學教諭尹君復道以宣德六年九月初四日卒于官其姪前京山教諭哲以考滿謁選在京師聞訃痛絕既而來告子曰叔父吾兄弟賴以有立者也不幸捐館今柩歸秦和子何等將以一年月日葬于里之佛源岡墓宜有銘敢以請蓋子嘗從君之尊府上海教諭丁厚先生遊又辱交於君與君之弟激江府同知自道而右之幼女又以妻子幼子穉於誼不薄也則君之墓非子誰宜銘君世居縣南之山田里蓋宋進士絳之後世守儒業上海先生質直好義祀先奉祭及成人之賢賙人之急為陂塘義田義倉以惠衆君皆能相其志父子蓋同德君如領承樂辛卯鄉薦上春官得南雄府學訓導以外艱去不關改



止於斯所謂天道佑善仁者必有後其可信邪君又
人允清允賢允仁皆先卒而君之父始即世君又不及躬
殯殮克送終者唯君兄允乾一人則世之多男子者又豈
可恃邪子言之如此所以見其深可哀也禮將以 年
月 日葬君於 之原君之姪吏部主事哲以書請銘予
之子鎮君壻也則君之墓非子誰宜銘銘之曰 世德之
長操行之良宜壽而臧乃以暴亡嗚呼柰何歸安其藏

康紀善墓誌銘

宣德四年六月廿二日 梁王府紀善康君孔高謝病歸
卒于臨清年六十其子大理評事賴考績未北京聞訃將
歸與其兄弟卜葬君而泣以請銘蓋君之未也主於予既
謝病欲歸子謂君盡俟賴且及秋乃行君曰吾病宜去尚

7
英侯孰知去未一月而君已矣追念麟昔則君之墓予何可不銘君諱岳孔高其字也自少秀偉善學縣大夫擇為學官弟子與其朋友晝夜講習從其才尚先生受書經洪武丙子領鄉薦明年會試得補陽教諭新陽學政久廢君至則謹綱墨教諸生有志者皆成其才者憚之誣以事調雲南永樂初以母老歸省其母遂歸取便道過家省焉適母病留侍九閱月有司建問其法

太宗皇帝憐其老省之去後以去後除政景陵縣所歷四學官脩舉廢弊而教有成考滿陞南陽教授學舍久廢倡優戍卒稍侵其地諸生易冠衣與狎凌無忌憚君一切驅除磨治學用以興嘗考試四川號稱得士又九載赴吏部
仁宗皇帝封建諸子擇賢器輔之君被選為紀善

以經進講甚見禮重居無何以風疾辭有司謂君學問老成不聽乃援例謁告歸省墓比再來疾益篤始得免歸頽踣而君竟死矣此頽之所以不能已於哀也君孝於父母而敬愛其兄凡家事惟兄命贊同里劉氏劉氏多故喪其長者君撫其諸孤既長然後歸未嘗私一錢在祈陽時有商人為同侶所棄病且死而君活之及教授南陽鄉邑故人遇奇禍至覆宗幼子匿於所親懼不免再遣依君君匿而教之卒免禍宗祀以不絕新淦楊氏子博客南陽國不能自存亦依君君衣食之而授以經博遂領鄉薦得教職然君終無德色其存心之仁如此君世居奉和平易坊其先蓋有仕者至君祖仁安父德昭皆不仕德昭早歿母陳

氏守節教育之德昭能有立而母亦被旌表君妻劉氏先君十八年卒生四男長曰頤次曰頽以進士入官次曰頽季曰顯亦舉鄉貢女五嫁郭公倫辰州府學訓導陳禧孫男七人君達於政事其才足以有為而止於一教官至老又為所謂紀善者訖不得一施於用遂欲弛置自便因號遯菴竟以疾免而終其所為文必據於理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其葬以 年 月 日其墓在 原銘曰才乏有為而又逢時訖不得施而止於斯維德在人有永其思我銘用昭千古弗隳

國子博士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名復原字子福子泰和灑江人也祖惠軒父志德皆不仕而皆為鄉善人君少孤能自力學脫其妻瞽珥為從廬陵謝子方先生受易絳造其間與洪武丙子領鄉薦後三年會試禮部得化州學正能以兩學教諸生諸生多由科目進者以績景陞北京國子監博士其所論著當時皆服其能

太宗皇帝在位時和歲豐積祥畢至天下皆上表賀北京畿內文武諸司皆屬筆於君六館之士求為古文亦必於君君應之無難名益藉甚

天子以為宜於其職給以七品祿俸仍為博士而君亦甚樂焉洪熙元年八月得風疾瘡不能言子徃問之君猶送迎嬉笑予意君當即愈而竟以此終時九月 日也其生以 丙午 月 日得年六十娶 氏子二人君質厚坦夷與人交不苛為異同任其真而已性尤儉約粗衣糲

食不厭也初 朝廷纂五經大全以嘉惠萬世君與其間
孰能事及脩

太宗皇帝實鏗精擇能者俾執筆焉子論及君當事者以
為宜未及用而君已矣嗚呼惜哉君之拯歸秦和二子將
以 年 月 日 葬 君 於 之原而請子銘其墓于與

君交久矣亦為知君遂不辭而為銘銘曰

質厚而志莊學篤而才良胡齎其年而施不長歸于斯丘
百世之藏

明威將軍海南衛指揮僉事崇公墓誌銘

明威將軍海南衛指揮僉事崇公以永樂戊戌四月十日
終于位年五十九冬十二月九日其孤瑄奉窆于瓊州城
西南之原而以公之故人王君仲迪所述事狀因兵部負

少郎陳君亢宗請子銘其墓蓋子先公嘗為瓊州守實與
公相好而子嘗獲見焉則何敢辭公諱英字仲實充之曾
縣人大父諱清妣王氏父諱裕元季為安豐寨子為率衆歸
太祖常從征伐積功至武節將軍正千戶洪武初守番禺
卒焉而公年且長矣入充參侍舍人以材武稱遂襲為置
唐守禦正千戶從征遼東功居多調浙之松門又調臨山
乙亥秋詔天下武臣或其父祖與開拓之功者皆起擢於
是公得海南衛指揮僉事寃厚愛人善於撫御刻獎典利
人皆便焉黎寇王瓶擾澄邁公勦平之既三年授公明威
將軍而以官贈其父封母諱為太恭人妻王氏封恭人永
樂丙戌朝廷以安南黎氏父子為不道與師討之今英國
公財為新城侯實總戎事公以選授在行謹舉黎氏

富良江以自固師次駛海張公令軍中造小船以行至
審良江聯為浮梁且揖之以濟公及軍中競勇者先登技
械轉戰至東都覆其國安南次第平論功行賞有白金文
綉寶鈔之賜公屢立奇績皆有文符當得陞公遽然不自
言識者比之馮異廣東瀕大海海外諸國皆內屬然夷
獠種時出沒寇海上已丑春指揮李珪總兵備之聞公名
欲以自助其所以鎮撫扞衛多公策以之珪召還廣東都
指揮司奏公代領其衆詔從之公統兵萬餘巨艦五十
艘諸將有位在公右者皆服屬聽指使晝夜巡邏閱習訓
練如寇至寇亦聞公名不敢近海道築萬里其民安生樂
業者皆公之惠也師駐潮州海門千戶所之前浦得風疾
以卒將士莫不垂涕相與具指歎使其帳下舁歸走五千

里至海南海南軍民無少長愚良皆奔走弔哭嗚呼以
可以觀公之德矣公忠厚謹慎色溫氣和持已甚嚴而待
人甚恕征安南時部曲有得婦女者擇以獻公公閉之一
室使治女事及歸皆以給無妻者不留一人嘗道過南昌
府同行者欲置酒命妓為公歡公知之乘夜先發其以禮
自持類如此王恭人鳳陽左衛千戶贈明威將軍指揮僉
事與之女甚有婦道子二人其嫡跡早喪瑄甫十歲然甚
似公庶幾能世其家者女一妻壽春徐榮銘曰
額頰榮公與時皆逢殿于海邦萬夫之雄師征安南撫順
推逆豈曰予功

天子之德海波洋洋百蠻未王公師臨之孰敢寇攘我民
既安我師亦阜公則已矣德音維茂城隅之原有業其阡

刻此銘詩百世之傳

故紹興知府馮君墓誌銘

宣宗皇帝在位之九年，薦精圖治，最重郡守之選。有缺則詔大臣三品以上舉賢而任之。於是馮君自禮部貢外郎出，知紹興。君儀貌偉然，而才氣英爽，其志亦欲自立於世。到郡，適大旱，君曰：「民病，豈有人於此者？」即躬走群祀，致禱焉。弊精竭神，冀有以慰民望。逾月，以疾卒。初，民知君之愛已也，亦莫不愛戴君，而竟未有為此，其可惜也。馮氏家武昌，蓋宋太子少師贈司徒之間公京之裔。廣西路同知良鄉威順王參謀昇之贈禮部主事伯淳，則若之曾祖。父也。元末昇之避亂居永豐之秋田，以卒。伯淳幼孤，鞠於劉氏，因冒其姓。若貴得封贈，其親始復姓馮。初，伯淳以

星曆被徵，來葉。師君在侍，予時溫官翰林，以鄉郡故數過伯淳。伯淳奇君而君方從丁季桓，爰易永樂辛卯領鄉薦。明年壬辰禮部會試，予專考易卷，而君中教官選，予自恨失之。然君亦不肯就請，卒業太學乙未春。

太宗皇帝親策士，予備負讀卷殿廡，得君所對策，而次第焉。君遂成進士，奉命賑河南飢，民惜置有法，人無莩死者。擢行在兵部武選主事，以親老求往南京，理武臣勲籍，以便養。遂以父表歸，服闋來朝，會大舉北伐，擇能巨擘軍資。後期者，新君嘗註大名而給事中與期促君廷辯之，詞理俱勝。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是其言命更之事如期而集，改禮部儀制主事。丁內艱，起復職如故。尚書吐陵胡公素愛君。

奏以為負外郎宣德癸丑少保黃公與子奉命考禮部會
試士君蒞事其間朝夕勤甚然以舊故欲予少撓以徇人
庶幾速怨予雖不用然知其老於世故非予所及也其在
儀制久於禮文之事無不知時有建議欲武人子弟皆就
學君曰是使知忠孝之道也力贊胡公請行之又欲輯今
兩制禮請頒中外未遂而有紹興之命以君之才使得永
年亦將何所不至哉而止於四十六蓋以洪武丁巳六月
二十三日生宣德甲寅七月十九卒也妻安人喻氏生
子皆不育以兄子棫為後女一尚幼君好學能詩萬兄弟
之誼與人交克盡其心居官以清慎為本其名見稱於士
大夫君初名智安

仁宗以宣宗嫌名賜名敏少傅西昌楊公字之曰欽訓

敏其抵念不忘也今 宸翰尚存而欽訓不可作矣嗚呼

惜哉杖將以 年 月 日奉 葬 之原託其姻家刑

部員外郎陳虬淵潛以禮部儀制主事劉 所為狀

請予銘子素重淵潛不能辭乃為序而銘之銘曰

有隆馮宗自宋顧江夏濟源澤稱循同知香武襲纓冕曳
裾參謀克舒卷七兵五禮相繼職俸去郎官實請還郡章
煌煌佩鞞鞞穎川渤海著遠鳴呼棗奇竟莫展陰陽畫
夜迢迢轉刻銘貞石示卷編

楊先生墓誌銘

先生楊氏諱 字子避南唐虞部侍郎熱之後九素自吉
水徙秦和縣為大家在宋元尤盛蓋以官學顯聞不特其
貴之富也先生自幼好學未嘗懈或使遊經史百氏靡不

究文為文章而充長於優語元季兵亂大家富室遭焚劫盡失其所有 國朝更化雖幸安輯然向之豪侈傲放者悉無以為生先生獨以文行為鄉邑所尊禮縣大夫再舉以應求賢之詔皆不起奉母居長溪上以其學教鄉人子弟從者益衆所與游皆一時名士而獨香山丞彭叔介先生與其弟和林先生及子先考璽州公為莫逆相與講學論道甚嘗然樂也先生制行完潔與人言皆孝弟忠信人無少長愚良無不愛且教者尤遠於醫卜有求者輒應然志在己人疾使趨吉避凶而已不以是傲刺邑中常大早縣令張源百方祈禱不雨謀於衆衆曰楊先生正人也致其精誠宜有感乃迎先生先生為壇懇懇為民請既而雨三日邑大獲遠近惟慶相與祝先生如祝東長生云先生

內無城府外無崖岸其胸次悠然蓋榮辱得喪貧富貴無足動其意者至若神益充氣益暢容顏益丹渥平居澗數行其顛泚然汗下蓋如年三四十者此其中非有所養而然耶永樂庚子正月二十二日卒距其生元至正庚辰得年八十一曾祖 祖遠承父允年皆不仕母蕭氏娶素氏一子延仲女二嫁彭傳曾震孫男 先生素不事生產不苟求非義既沒家無餘資平生親舊皆來弔哭贈贈延仲乃以洪熙元年六月 日葬先生於 原於乎楊氏素積善至先生而益備全家雖貧而延仲亦克繼又有孫六人此其中當必有與者天之報先生庶其在此耶先生門人太學生彭俊慮先生久而或泯屬予銘其墓噫予文友也且常受德焉則安敢不銘乃序而銘之曰

充其德全其天藏于斯固千年宜子孫福綿綿

歐陽允瑞墓誌銘

君諱正字允端十歲而孤母孺人鞠而教之君雖幼已能檢束思自立不肯慢戲佚游常嘆曰我父子也敢教他人有恃者耶稍長事滋出君無可奈何至鬻產以給費然極意事母不使其勞瘁母悅而安之處內外族姻及鄰里鄰里各盡其道故無不愛重左右之者久之家復振然多歷艱難益恭慎自守不妄至城邑佳時令節從族父昆弟與鄉人之賢者燕遊以為樂遇事無大小必公其是非未嘗曲從苟止人皆服其平其妻先盡孝前母孺人薨不吉君改葬之哀敬如生已者尤尊禮賢士大夫擇師教子務不忝其世其為人之可重如此宣德庚戌十一月十八日

以疾卒于家距其生洪武乙卯十一月十九日享年五十
五娶王氏有賢行子四人洙由進士為監察御史汝洙洛洙皆能承其家孫男五歐陽氏居泰和之蜀江里代有聞人而君之曾祖覺先祖以吾父子廉皆不仕然皆以隱德重一鄉三君而又篤行誼故洙遂貴顯於世君宜大享其榮而不至高壽以卒豈非不幸哉洙兄弟以 年 月 日奉美桂 之原而以進士蕭繼孟勳為收喪請銘乃為銘之銘曰

克奮於斯卒於此以女善積在躬屢屢月輝宜大宜大朝不
履善與謀其藏庶幾不朽

文周君墓誌銘

文周君諱允之初諱天下故料取士明年二月

親家試丁地其第一人得永豐曾察其次則吉水周述周
孟簡從元弟也上為之喜親批其策以示褒至以二蘇
辦之而周氏兄弟遂名動天下天下之士皆譽歎以為不
可及時孟簡亦拜翰林編脩又與二十八人同讀書禁中
孟簡神清而氣和心淳而志正其學務求聖人之意而為
文必本諸經博涉於諸史百氏朋輩皆推重之既而與脩
永樂大典屢承賜賚

太宗皇帝幸北京

仁宗在東宮監國雅知孟簡凡有纂述必使與焉皆稱旨
由是寵眷日隆遂擢為詹事府丞以自近益恭謹不懈及
即位大封諸王以孟簡為襄府左長史克盡心輔導每進
講則倦倦於忠孝以及於仁民愛物上聞而嘉之王亦

甚敬禮焉及侍王之國長沙尤篤慎於其職必欲毫髮無
違禮宣德庚戌閏十二月二十八日得疾勢劇甚王亟督
醫治之帝效翌日而終王深悼歎親撫其子景亮以慰之
遣伴讀周原歸其喪嗚呼非學行之懿孚信于王其能致
是哉予初從孟簡取進士同學古為文辭又同官翰林交
處幾三十年相好如一日其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姻族
和順於鄉鄰至其為官善事上撫下而信於僚友豈獨予
知之夫人莫不知也其行之著內外如此非篤厚之君子
歟周氏本吳太尉瑜之後由廬陵為東徙吉水之樞坑又
徙今之泰國世為衣冠之族曾大父方贖不仕大父仁德
免授州學正父子以君貴贈奉議大夫襄府左長史母孔
氏雖母妻皆贈宜人四子長紀早卒次景亮景亮幼女三

長通劉士式其二海幼孫男二女一孟簡平生謹慎不務
與人處言語懇懇未嘗有忤及執學者則懇切詳盡必欲
底于成故亦有仕者其所著述有志範彙西垣彙兩京吟
彙若干卷生於洪武戊午十二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三
素澹泊不汲汲於利至死無以遺後人凡喪事皆王給
其資景亮兄弟以年 月 日奉葬于其鄉 之原而
以狀未請銘嗚呼子友也雖不忍銘亦奚可不銘銘曰
周顯于吳寔為元臣都鄉之裔久而益振維君克賢有學
有行于 朝于藩其道皆盡仕三十年敬慎弗愆有譽在
人無愧于天終歲斯丘龜卜其食昭德有銘過者必式

監察御史彭百鍊墓誌銘

百鍊彭氏諱某百鍊其字也世居秦和月池里為儒家自
宋以來有仕者至其曾祖某祖某父與和皆不仕而皆有
文學行誼百鍊少聰敏好學務卓然自立以光顯其前人
而弱冠已能為人師鄉人篤於教子者爭延致之永樂乙
未以春秋取進士受命督通賦于閩中能不擾而事集未
幾擢授廣西道監察御史益恭慎自持蓋其天資闊通又
明理知法凡有鞠治必究其情不苛不縱翕然有譽於時
嘗巡歷廣東按鹽法之弊連逮者數百人盡法而人不怨
凡三司有滯獄積年不斷者百鍊皆察實決遣之及出按
濠泗廬壽揚楚舒和諸郡益謹禮法戎帥守臣皆欽服不
敢縱閭閻部曲皆安之至今人稱道以為賢於他御史然
性素剛不肯為在人下又其言評直無顧忌以為人皆知
已不掖也由是人多憚之宣德 年秩滿當得陞以母胡

氏老乞歸侍養別墅於武山之陰躬課僮奴耕稼畜牧以
為養雖不營營利然訐直如平時時方造海舟府帖下縣
伐巨木為桅心發民丁三百當用百夫長三人而用事者
乃每里黥一人幾三百人將大為姦利百鍊祖母黨溫彥
琮與焉百鍊憤嫉發其姦乃止役三人而釋其餘然深絀
之次骨一旦有釁隙凡此輩及平日語言相忤者皆媒孽
其短爭出力擠之以受溫彥琮白金得罪遣詣北京事巨
測百鍊不能自明適會 恩貸得納米贖罪既畢復其官
待選於吏部先是百鍊得消中疾及坐事病益甚至是竟
歸卧文明門外旅邸醫治百方不能愈以宣德八年九月
初四日卒年四十八妻陳氏有子曰濬早女一 女嫁楊魚
亦卒側室二子曰 皆幼百鍊平生篤義喜赴人之急而

疾惡如讐然於賢者未嘗不加禮且文章政事表然在人
耳目及其卒也大夫君子莫不深惜之然貧甚無以治喪
凡親友皆加賻贈為經營歸其喪遺言葬於某處嗚呼死
生禍福皆命也非人所能為也方百鍊被困時孰知其能
亨既享矣孰知其遽焉以沒蓋莫非命也人奚為用心哉
百鍊蓋知命者亦奚憾予相與尤厚而愛之尤深乃為銘
其墓銘曰 吁百鍊止於斯刻此辭庶永垂

刑部郎中梁君墓誌銘

君諱嗣字挹之姓梁氏梁於秦和為大家其先在宋時有
為鳳翔知府黃州同知者至君之高祖昭伯知撫州撫州
生才可才可生心易心易生廷敏則君之曾大父大父父
也廷敏先生娶王氏生君後以君貴贈刑部主事

安人君永樂乙未進士權北京行部戶曹主事改刑部既
滿陞郎中宣德己酉十一月十五日卒於官年四十六君
初為進士奉命賑徐州既民時蕭瑒二縣民亦多飢者
君亦欲賑之有司以未有命沮君君曰民皆玉氏可遂視
其死耶有罪吾自任之遂發粟賑濟多所全活事聞

太宗皇帝嘉之而有司皆以坐視民患得罪其後君詣北
京至徐州二縣民服後河上見君呼曰此吾父也嘗活我
我無以報凡百十人環君拜且泣君慰諭遣之乃得行其
在戶曹時南方漕運北方賦稅皆主之及車駕駐北京一
切供饋文移皆自戶曹君日夜盡心事以辦治而未嘗有
闕失及戶曹罷改刑部交趾清吏司主事尚書趙公喜得
君凡諸司讞獄當奏決者春墮皆屬君閱視既先然後奏

嘗時刑部決獄號為平及陞貴州清吏司郎中益惜職不
懈君軀幹豐厚而彈力勞心甫一年得風疾卒士大夫皆
惜之要楊氏封安人子四林相杉份女四適彭暉劉養劉
濕陳獎孫男四琛珩琛君自少負氣不肯在人下然無
同產兄弟廷敏先生素英邁不羣在其下者或忌之君既
歿或稍稍侵君君不為動力於學問從從兄本之受詩經
業成入邑庠遂取進士歷官皆有名人於是愧君君亦不
以介意器宇軒豁喜飲酒賦詩遇故人知己輒都小惠得
大白連數十詩亦隨口而就視在傍餘子若無人衣不綈
故新必鮮潔完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飾如儀法曰吾不
能醒殺自汙以取名人以是疑君為何如及病卒餘財盡
養田園亦不加於舊他之仕者外若補職徒徒出高貴

良田深池構大厦無賴子弟恃此立聲威變善禾鄉里德
吾之然後信君之行非衆人所能及也君以宣德辛亥十
月十二日薨其鄉龍門之原而未有銘其子相嘯嘆曰吾
父脩身懋德傑然立於世今不幸棄諸孤而未有文字以
傳諸遠則我何名為人即走北京請於予君之母于族姑
相則予婿也且自幼相從景相知則君之墓非予誰宜銘
銘曰

豐其材偉其儀行之所施不見闕虧而胡止於斯噫

工部屯田郎中余君墓誌銘

性年予友工部侍郎羅公汝敬巡撫陝西還予往造馬見
其與客為禮甚恭曰此吾屯田郎中余汝弼也小心敬慎
直道不阿而甘於淡泊遇事不擇難易皆能有成功吾敬

之子於是知其為良臣未幾有以餘書奉入翰林曰余臨
者亦恂恂恭讓臨事不懈問之汝弼子也予又知其為賢
父既而聞汝弼以剝負家居超然自樂無不足之意則歎
曰汝弼誠賢於人哉世之以才自奮者往往彘形便讓事
機制人而不制於人人亦莫之敢議惟質厚君子安義命
之正無機變之巧進不改乎其度退不戚乎其心其汝弼
之謂歟汝弼字廷輔而以名顯其先光州固始人曾祖秉
彛以明經教授鄉校祖存仁有德德父文寶元季避兵入
蜀三遷始家荊州之宜都洪武丁卯舉賢良以老疾辭
獨少篤學學成領永樂辛卯鄉薦遂入成均己亥選為工
部營繕主事滿九年陞屯田郎中皆善於其職朝廷再舉
恩以兩居官封其父母向氏加贈至宜人性孝友平居事

親色養母病侍湯藥不去左右每顧天顏減已壽益母年
兄弟四人怡怡相恭愛無少忤又喜赴人急里中嘗大疫
親戚不敢過門兄弟日煮糜偏食之死者為埋瘞之卒亦
無恙其在國寧時司業吳先生坐累罰役而困於無資
獨倒囊濟之吳公稱其有君子之風時數遣諸生監銀
省利者爭趨赴或招汝弼終不動吳公亦器重之在京師
廿餘年鄉人以事來而貧乏者必周給之無倦意其教子
弟及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其為人如此正統辛酉二
月癸亥以疾卒年六十五配劉氏封宜人子男三長即謙
中書舍人次譜次誠三女其二嫁艾是揚且季末行謙奉
柩歸宜都以年 月 日葬于山之原而以行狀未
請錄觀狀之所述証羅公之言而信不可以不錄銘曰

仕能其官而又逢時退休于家亦足自怡行義炳然何有
闕虧刻此銘詩百世之詒

故武進縣丞劉公墓誌銘

正統四年九月十六日前武進縣丞廬陵劉公卒于家年
八十二孤習之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奉葬于其里岡背
先塋之次謁予請銘納諸墓公諱亨字嘉會竹軒其號也
自幼天資絕出喜讀書從族父稽古受業稍長又從秦和
陳心吾劉允中經史百氏之書靡不讀洪武壬戌以賢人
君子徵辭以親老得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脩入對稱
旨命說書于

華蓋殿以言事忤執政出為壽州訓導戊寅冬上書言文
武並用長久之術而大鄉秩卑於五軍當並為一品國子

琴酒師表天下士位不可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之道多見聽用陞常之武進丞以潔廉自守以寬惠治民脩舉學政勸課農桑恤孤窮表節義凡淫祠妖妄皆禁絕之於縣治傍作善教坊再思亭以風厲民庶訟為之省田野墾闢流土未歸既三年上其績蒙 賜勅褒寵壬午中縣民李德茂馬阿賈作亂公謀於守令以鄉兵掩其巢穴擒首惡十數人戮之而諭降其黨皆得保全

太宗皇帝嘉之皆勞以金幣既而有言公昔上書改舊制上雖不之罪而公亦以事罷歸杜門不復出有薦入館閣脩永樂大典固以疾辭湖廣廣東聘為考官亦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公有學行雖老猶可為教官公

進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 上聞之曰伏生九十

高傳經八十為教官何不可公懇辭吏部尚書郭璉言於上曰孔子云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聽還鄉自便既歸深衣幅巾從容以自樂取董子正誼明道二語書諸紳學者尊事之平生所行必謹於禮義凡冠婚喪祭悉用朱子所定族弟孟華累三喪不能舉公皆為奠之又捐一山與貧者為墓地鄉里名之曰義山歲早公禱祀無不應郡侯每舉鄉飲必禮為大賓而質疑焉其德有諸中動諸外如此劉氏本安成密湖人宋豫州刺史諱斌者始徙廬陵之石塘其曾孫江寧司戶又徙邑之銅溪高祖哲甫汀州太守曾祖景春元海南鹽場司丞祖賁翁父樂山皆不仕而皆以文學名於世公初娶歐陽氏先平有男一即習之

舉懷才抱德為廣東按察司照磨女一嫁蕭高瑜孫男六長即同己未進士次日履誦經綸綱曾孫男五虬麟驥公所為文有竹軒集寫心集隨寓錄凡若干卷藏于家銘曰惟公之身有行有文既善其教亦昌其言遂佐一邑克奮厥績金幣玉書累有殊錫倦而歸休不忤不求老者安之聖德之優壽八十二既多受社生順死寧展也君子岡背之阡公墓在馬昭德有銘百世之傳

翰林侍講學士曾君墓誌銘

正統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大夫曾君以疾終于位是日君晨興尚無恙退朝入館閣營職如平時惟覺嗌微痛至午稍甚亟歸第呼醫治之須臾痰壅塞不能言衆醫環視投藥皆不效及暮而終士君子皆驚

尚裁曾君也禮部以聞

上惻然命侍郎王直往祭之於是齋戒重臣公卿大夫及諸君子皆奠賻如禮既而長子序以使命歸自西南夷將奉柩返奠泰和持翰林侍講劉球求樂所述行狀謂予曰先人實託好先生奠宜有銘敢以請予念不腆之辭不足副孝子顯揚其親之心屢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君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家金陵五代之亂光州團練使慶之孫延構始徙家泰和六傳至宋彭澤令安止與其兄弟安中安強皆以科第入官其族遂大顯彭澤十世生瑞金教諭約生黃蓬湖官九詔九詔生伯高則君之曾大父大父也伯高先生以君貴贈翰林脩撰配胡氏封大

安人君少而喜學與兄椿齡同領永樂乙酉鄉薦明年會試若留養親不果出椿齡取進士為翰林庶吉士以卒而家事萃於君尋丁外艱居喪能盡禮稍出所學以教鄉人子弟遠近學者爭師之初曾氏居縣西元季避亂入南鄉至是君理故址治室廬復舊觀而諸子亦稍長足以事安人歲辛丑君會試禮部第二而是對第一才名震天下遂入翰林為脩撰宣德改元奉

命祀南嶽及神農虞舜

庚戌戊辰同考禮部會試脩

太宗

仁宗實錄成有白金文綺之賜陞侍讀明年乞歸

省遂丁太安人憂終喪復官與脩

宣宗實錄成受賞賚陞侍講學士戊午考順天府鄉試初

試之夕場屋火其所試卷不能無缺失有司不敢以聞惟

請脩治廬舍以終事君曰必再試三場庶盡至公不然不免外議有司乃為二說以進命下如君言衆始服君卓

識君優游翰林二十年文章之美中外稱之無異詞其與

人言必依於道德仁義交朋友久而益親有求教於君而

經口授指畫者多成名平生著述至千餘篇皆為人兩愛

重其事親既孝念其兄椿齡尤篤教孤姪庠學足以為人

師而嫁二姪女如己女得賜金即買田以奉先祀而推其

餘以周內外屬及鄉鄰鄰里君生於洪武癸亥四月十八

日享年五十九娶陳氏封安人子男五序廉應庶庠序由

進士官行人廉乙卯貢士女嫁胡仲彜嚴時孫男八女四

予嘗謂君以學行取盛名當必躋於顯用而享隆大德久

之福今乃止於斯豈非誠可惜哉勉以昭之宜也其美以

年月日其墓在 之原銘曰

曾氏之先來自金陵詩書相承彌遠彌興維君之升進士
第一有韉其華有菁其實盛大愆久福祿具宜怒馬而造
云誰不悲高墳我義既安既固利爾子孫以篤終祐

兵部尚書梁公墓誌銘

公諱車字叔輿姓梁氏世家錢唐靈芝鄉之義谿曾大父
諱茂有隱德大父允明父望皆以公貴贈嘉議大夫兵部
右侍郎母嚴氏贈淑人公自少聰敏喜學遊郡庠從徐大
章先生受春秋學成編緝薦遂入太學諸生多推讓之梁
樂甲申擢為兵部武選主事即以勤慎得名未幾陞員外
郎己丑

太宗皇帝北征公與方尚書從行凡軍務備辦於公公隨

機應變無留事凡官屬從公者又能佐佑之衆皆樂從及
遷陞江西叅議時營造事嚴公入閩中取大材丁夫之貧
病者公處之有方故能集事而民不告勞初經廣信廣信
太守與公有舊饒饒一豐公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公笑
曰此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卒拒不納至閩縣有婦
人抱嬰兒哭訴曰夫士田產見奪於豪橫公察其實移文
所司斷還之歲餘入為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公治之有
餘力會謠言湘潭當有變詔沿江諸郡擇賢守以公知
岳州公鎮以靜民安之岳州有江湖之險官船往來當役
民上下挽送多或至千百人暮夜促召不能集公私病之
公計主客戶有丁幾何約三丁役一丁五十人領以總甲
署其名小牌百人領以百長署之大牌視所役多寡用之

牌下皆米集無後者民得蕃休皆便之公事之暇則至學
宮與諸生講學或行田間視耕穫賞勤而戒惰居三歲郡
大治復召為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俾任事宣德庚戌陞
兵部右侍郎公素有才望人徯其進 命下皆為喜轉左
侍郎時殘虜假息塞下西鄙戒嚴 朝廷命將往經畧之
以公重臣俾叅贊軍務凡發卒蒐騎積糧餉為戢守備皆
有條法 上嘉之賜織金綺衣一襲先是虜入鎮番副總
兵劉廣自涼州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
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微賞公劾其罔
上又陳其欺詐不法事甚悉請必寘之法 詔械送廣父
子至京師又劾奏寧夏守將失律亦召還 上益以公公
廉詳慎為國盡忠賜白金三十兩文綺三疋有副公前後

章數十上皆剴切人或以後患怵公公曰吾敢愛身以
國耶由是同事者或不悅其所為公亦惡其樂燕樂忍大
計遂斷酒肉滄泊以自處凡燕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必
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 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
正之無毫髮私岷州土官都指揮僉事後能以家人冒功
得陞賞公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為請 上宥之公反覆論
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叢皆請罷今有能如
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 朝廷
倘以後能土人宜寬假則以他名賜之爵人莫敢援例若
詐冒而陞臣實以為不可 詔嘉公忠誠遣使賜白金四
十兩綺帛各四疋特命食從二品祿秩滿陞尚書仍理軍
務既而事平西師亦解嚴庚申召還賜以羊酒命視事且

侍經筵聽講其年八月告歸省墳墓上可之然尚欲
託以邊事命公速來賜鈔五千貫遣馬辛酉三月公還朝
已感疾命太醫日往視予善藥異速愈而公疾益甚數驚
悸起曰誤事誤事命速治行蓋心不忘忠而忘其身之病
也上聞而憫之俾還鄉治疾未行疾大作竟不起六月
二十五日也享年六十七娶王氏有婦道封淑人子男三
拱扞拭拭早世女一嫁士人盛浩孫男一女二計閭
上為之惻然遣禮部尚書胡公澣往祭之命兵部給舟楫
還其喪工部治喪事林乃以翰林侍讀學士苗生所為
狀謁予銘竊嘗念之朝廷之於西事蓋慎重矣常甯動
兵任良將又輟近臣往臨之欲以安內攘外然其忠於
上仁於下不為利回不為勢屈者蓋無幾是以安撫之

不立迨天子赫然怒更命將帥而公等夙夜圖議振
綱去弊事明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始知有法思奮其材武
以從征伐立功名於是殘虜影滅蹙絕而天威震動於
萬里外矣今遣鄙晏安烽火不作雖神護廉箚使然而
公等之功亦豈細也哉宜聖天子悼念之篤而恩禮之
周也公之大節如此若其交友敦睦財廉奉已有度待人
有恩不附勢以干利其羞蓋不可勝書姑序次其大者而
為銘使後世有考焉其美以年 月 日其墓在
之原銘曰

先毅崇公學以植躬遠時而升遂躋顯融三十餘年出入
中外克一其心以熙帝載帝曰西顧予欲汝為殄此
寇戎汝往視師雖公竭竭率志憂發乃暢皇威山遠

遠邊塵不驚公與其功何以致之繫公之忠天不勅道
國有典禮寵榮式多哀念無已松栢九九有蔚其阡刻銘
垂休何千百年

處士嚴君墓誌銘

君嚴氏諱愚誠仲其字尚德玄晏其祖與父也嚴氏在金
陵景咸自五季時徙秦和之城西元盛世為詩禮舊饗之
族元季之亂高門大第盡燬於兵田產為豪橫所據子孫
散徙於鄉玄晏先生徙西鄉之金臺里孝友忠信為一鄉
之望娶社溪胡氏有賢行君生而穎特不凡稍長即好學
時御史仲述陳公先父尚書公皆未仕與玄晏先生相好
知君異日必能卓立以興復嚴氏御史公一女先公力贊
以妻之實能佐君以事父母凡公私之務君一切自任不

以累其父然無不如所志自是業日益積家積餘裕父母
皆安而樂焉嘗勉之曰汝弟幼汝母自謂我今獨勞苦而
有怠意但盡力自為他日當分所有之一與之而以二與
汝也及父沒君卒取其半然家道益盛而創置不減於昔
弟文仲少從子業儒長而無窮君喜其有濟人之志欲
成就之遇勞事必親代其行愧諸姓如子延賢師以教之
內外稱其孝友無間歲時為祭必盡誠敬待賓客必豐厚
雖累日不厭鄰鄰親戚之有患難者扶持之由直者分辯
之貧乏者賜給之有無所歸而留養之以終其身者又嘗
脩橋路設義塾以濟往來至於城隍殿人亦皆處之有違
人無不感懷其恩惠年六十時片斷家事而優游於鄉間
一入城市與故人親戚聚會日而歸意氣益壯也一日

得微疾呼其子孫誦之曰吾生無愧於天無負於人今年
餘七十死可無憾汝曹能勉繼之則吾瞑目於地下言訖
而逝時正統丁卯五月六日距其生洪武丁巳十二月十
一日享年七十一知之者莫不痛惜焉子二人長曰清要
城西索氏次曰源娶南廷胡氏女五人長適子子國子博
士積次適蕭季運蕭伯顯樂清盧度趙愚克孫男 人杰
栗柅柅槓榮檣孫女 人清與源將以是年 月 日奉
葬於 之原先期以書屬積請銘於子子姑之夫蓋君之
伯父自少已相好知君有素銘烏可辭銘曰
忠信敦於人仁義裕於己雖未用於世而表式乎鄉里宜
壽百年七十而止歸藏斯立利爾孫子

張先生墓誌銘

上虞張氏其先為汴人宋高宗時鴻臚卿諱伏生至淑庵
蹕南遷始占籍上虞歷三世有師明者為大理主簿實生
建昌儒學教授君璋君璋生黃村務大使與賢與賢生原
道娶葉氏而生先生叙其諱九功其字也自幼端重不與
羣兒戲而穎悟絕人父母授以孝經隨口成誦既長受詩
於會稽翁好古益肆力諸書好古課其徒夜誦均給以油
期缸燭乃已他人或私竊減除莫得逮寢先生曰為己者
固如是乎獨孜孜不倦好古大奇之學成而科目廢先生
亦無意進取與當時名儒宋玄信桂彥良銘坦之謝原功
華優游林下講學不厭洪武己巳始被薦為臨安訓導浙
江布政使王公鉞見其文嘆曰是足以為人師矣先生日
進諸生講聖賢之道必使體於身而見於行事然後發為

文章則所學非虛言矣由是學者多有成滿九年稱蘇之
崑山又以教臨安者教諸生永樂乙酉考河南鄉試家號
得士明年

太宗皇帝召天下師儒入館閣脩永樂大典先生與焉編
校精審同筆多推讓之時先生子孝先留崑山崑山令以
能書薦與纂脩事先生毅然曰吾竊祿無補今矻矻文字
間吾職也治家教子爾職也奈何廢爾之職而事虛名也
且吾既在此而爾復來人將謂我何力請於吏部俾還崑
山又明年書成受賞陞宜春教諭縣令蔡用嚴知先生
臨安崑山事力相先生新學政革弊習教用大行先生忠
厚寬平犯而不校訓導魏紹文素易先生而先生待之無
違禮紹文歲滿既為之治行及改官石康父子妻奴皆瘴

死孤孫負骨來依先生於存沒皆盡其道時人益稱為長
者會 朝廷以五經四書大全賜天下學校先生謝

恩來北京既歸得疾舟次臨清卒焉永樂己亥六月二十
日也其生以元至正癸未七月十六日享年七十七明年
庚子 月 日委縣南山應墓之原從先人兆次先生為

人孝友誠篤所行必正道絕口不談溥屠與人交久而益
敬仕宦三十年衣不錦綺食不重肉居閑無事與故人賓
客飲酒賦詩蓋裕然自得以終其身妻陳氏餘姚州書院
山長陳性初之女生子一即孝先女一適俞象先卒孫男
三長曰臨汝曰崇當塗縣令又次曰保孫女一嫁同邑杜
文雄平生所為文有鈞川吟彙撰卷別集藏于家樽卷蓋
其別號也先生委已二十年而墓未有銘至是高述職來

京師以淮府長史劉公所述行狀謂予曰先祖之德宜有
銘敢以請予昔在館閣常聞君之賢而長史公之言信其
何可不銘銘曰

先生力學窮諸經德成功立久乃亨說說士子觀儀刑白
玉追琢著光晶文章郁郁常盛明晦之館閣如登瀛平生
懿美人所稱宜介茂社錫遐齡胡為一去入杳冥體魄濺
此終永寧利爾後嗣罔不興揚芳邁烈在子銘綿百千祀
庶有徵